

小 說 舊 聞 鈔

善 迅

小 說 舊 聞 鈔

魯 迅

1 9 2 8

序 言

昔嘗治理小說，於其史實，有所鉤稽。時蔣氏瑞藻小說考證已版行，取以檢尋，頗獲裨助；獨惜其併收傳奇，未嘗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時有異同。于是凡值涉獵故記，偶得舊聞，足爲參證者，輒復別行遂寫。歷時既久，所積漸多；而二年已前又復廢置，紙札叢雜，委之蟬塵。其所以不卽焚棄者，蓋緣事雖猥瑣，究嘗用心，取舍兩窮，有如雞肋焉爾。今年之春，有所根觸，更發舊稿，雜陳案頭。一二小友以爲此雖不足以餉名家，或尙非無裨于初學，助之編定，斐然成章，遂亦印行，卽爲此本。自愧讀書不多，疏陋殊甚，空災楮墨，貽痛評壇。然皆撫自本書，未嘗轉販；而通卷俱論小說，如小浮梅閒話，小說叢攷，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辨等，則以本爲專著，無煩被揀，冀省篇幅，亦不復采也。凡所錄載，本擬力汰複重，以便觀

覽，然有破格，可得而言：在水滸傳，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下有複重者，著俗說流傳之迹也；在西遊記下有複重者，揭此書不著錄于地志之漸也；在源流篇中有複重者，明札記肥說稗販之多也。無稽甚者，亦在所刪，而獨留消夏閑記揚州夢各一則，則以見悠謬之談，故書中蓋常有，且復至于此耳。翻檢之書，別爲目錄附于末；然亦有未嘗通觀全部者，如王圻續文獻通考，實僅閱其經籍考而已。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八月一日，校訖記。

魯迅。

目 錄

大宋宣和遺事	一
水滸傳	四
續水滸傳	一六
三國志演義	七
隋唐演義	二〇
三遂平妖傳	三二
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三三
英烈傳	三六
華光天王傳	三八

西游記	三八
西游補	五四
金瓶梅 玉嬌李	五九
續金瓶梅	六二
三保太監西洋記	六五
封神傳衍義	六九
水滸後傳	七一
今古奇觀	七二
今古奇聞	七四
聊齋志異	七六
女仙外史	八五
儒林外史	八八

野叟曝言·····	八九
紅樓夢·····	九〇
夜譚隨錄·····	九七
耳食錄·····	九七
閱微草堂筆記五種·····	九八
六合內外瑣言 蟬史·····	〇二
燕山外史·····	〇六
品花寶鑑·····	〇六
包公案·····	〇九
施公案·····	一一〇
三俠五義·····	一一一
青樓夢·····	一一二

官場現形記	一一三
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	一一四
源流	一一九
評刻	一二二
禁黜	一二四
雜說	一二八
引用書目	一五一

大宋宣和遺事

（百川書志五史部傳記）宣和遺事二卷。載徽欽二帝北狩二百七十餘。雖宋人所記，辭近瞽史，頗傷不文。

（古今書刻上）福建書坊：宣和遺事。

（也是園書目十宋人詞話）宣和遺事四卷。

（七修類彙四十六）宋徽欽北擄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續錄。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污之事，則竊憤有之也。至於地之險，彼國之事，風俗之異，時序之乖，則宣和較錄爲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且遺事雖以宣和爲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院本，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飾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間遭辱，以發其

胸中不逞之氣而爲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爲無有。予意竊憤或卽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周草窗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宋家大事，錄於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概，餘不必觀也。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彼營，議和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彼營。十七日，帝還宮。三月初三日，再幸彼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至彼。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番奴以男女呼帝。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十八日，上皇及帝二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日，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州。二十七日，至泉鎮。四月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

一日，到燕京，見金主。六月二日，朱后死（方二十六歲）。十三日，至安肅聽候。六月末，移居雲州。紹興二年，鄭后崩（年四十七歲），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亶即位。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崩於均州（年五十六歲）；又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金人僞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本年十月九日少帝復至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鳩翼府。十三年，賜帝居燕京之寺。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並后，自即位。紹興十五年，徙少帝出城東田玉觀。二十年復徙少帝入城，囚於左院。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爲彼奴射死馬足之下（年六十歲）。（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並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藁記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郎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

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耐菴，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

案西湖游覽志餘以水滸傳爲羅貫中作，而不及施耐菴，胡蓋誤記。

水滸傳

（百川書志六史部野史）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菴的本，羅貫中編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從副百有八人，當世尙之。周草窗癸辛雜志中具百八人混名。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經籍考傳記類）水滸傳。羅貫著。貫字貫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古今書刻上）都察院：水滸傳。

（也是園書目十通俗小說）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

（丙辰筭記）稗史記王圻續文獻通考載琵琶記水滸傳，此亦別有一說，未可輕議。但余見續通考，止有水滸傳，未見琵琶記也。又云，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余見續通考題水滸爲羅貫著，不名貫中；三世子弟皆啞，並無其文。豈刻本有互異耶，抑稗史之誤識耶？

案余所見續文獻通考，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有三世子弟皆啞等語，是續通考刻本非一，且文亦詳略不同也。

（七修類稿二十三）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菴的本。昨於舊書肆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宋元傳記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見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

（七修類稿二十五）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侯蒙舉討方臘。

《金瓶梅》載其名贊於癸辛雜志；羅貫中演爲小說，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爲立廟。據是，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但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爲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爲赤髮鬼，一直撞爲雙鎗將，以至淫辭詭行，飾詐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雖足以溺人，而傳久失其實也多矣。今特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江 晁蓋 吳用 盧俊義 關勝 史進 柴進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唐
張青 燕青 孫立 張順 張橫 呼延綽 李俊 花榮 秦明 李逵 雷橫 戴
宗 索超 楊志 楊雄 董平 解珍 解寶 朱仝 穆橫 石秀 徐寧 李英 花
和尚 武松

（西湖遊覽志餘二十五）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噓，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案：羅貫中子孫三代皆啞之說，始見於此。王圻續文獻通考之所謂「說者」，殆卽指田叔禾。

（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鋪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爲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也。

楊用修詞品云：甕天陸語載宋江濤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寒，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不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

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案此卽水滸詞，楊謂甕天，或有別據；

第以江管入洛，則太憤憤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卽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噦不足觀，信其伎倆易盡；第述情敘事，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第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咏嘆之工，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爲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余因嘆是編初出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苑洛以關漢卿配司馬子長，皆大是詞長猛譁。因論水滸，得二事絕可作對：嘉隆間，一鉅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近一名士聽人說水滸，作歌謂奄有丘明太史之長。二語本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信宇宙間未嘗無對也。

（野獲編五）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卽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

（書影一）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陽書坊翻刻時刊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

（又一）予又見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

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又一）續文獻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曉。此書未大傷元氣，尙受報如此，令人爲種種宣淫導慾之書者，更當何如？可畏哉！

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菴作，田叔禾西湖遊覽志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有矣。予謂世安有爲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固疑可也。定爲耐菴作，不知何據？

案嘗見明刻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已題「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蓋在聖歎前。（說小錄一）水滸傳有鄭哥不忿鬧茶肆，初謂是俗語耳。乃唐人李端聞情云，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燈未滅夢難成，披衣更向門前望，不忿朝來鵲喜聲。始知施耐菴之有所本。

（居易錄七）稗官小說，不盡鑿空，必有所本。如施耐菴水滸傳，微獨三十六人姓

名見於龔聖予贊，而首篇敘高侂出身，與揮塵後錄所載一一脗合。侂本東坡先生小史，工筆札，坡出帥中山，留以予曾子宣，辭之，以屬王晉卿。晉卿一日遣侂送篋刀子於端王邸，值王在園中蹴鞠，侂睥睨之。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耶？曰，能之。令對蹴，大喜，呼隸云，往傳語都尉，謝篋刀之贖，並送人皆輟留矣。踰月，王登大寶，眷渥日厚，不次遷拜，數年間，持節至使相。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亦登八座。子姪皆爲郎。傳所云小蘇學士，卽東坡而稍變其文耳；都尉卽詵也。侂富貴不忘蘇氏，每子弟入都，問卹甚厚，亦有可取。時梁師成自詭東坡之子。二人皆嬖倖，擅權勢；而叔黨卒終於小官，可以知其警矣。或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弟，至以扇障面而過之。坡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乃至云念與黨人，俱同高祖，此輩愧侂師成，亦多乎！（鄒浩道鄉集有高侂轉官制。）

（居易錄二十四）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灤榜文云，有赤身爲國，不避兇鋒，拏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雙執花紅。拏獲李進義者，賞錢百萬貫，雙花紅。拏獲關

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等者，賞錢十萬貫，花紅。擘獲董平李進者，賞錢五萬貫有差。今關漢卿戲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貫花紅遞降等采，用叔夜榜文中語也。又傳中方臘賊黨呂師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但賊所陷乃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耳，詳泊宅編。又七修類稿言錄鬼簿元汴梁鍾繼先作，載宋元傳記之名，而於此傳之事尤多。

（香祖筆記十二）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王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傳奇所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爲是天罡，爲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志。

（浪跡叢談六）水滸傳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蹟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張叔夜傳，叔夜再知

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刳巨舟十餘載，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賊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使童貫，據韓世忠傳則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聞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搗其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己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又言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於此，穆乘所傳不盡詳。惟汪韓門以爲杭人附會爲之，恐不足信。

（茶香室叢鈔十七）癸辛雜識載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每人各四句，今不錄。惟其名號與世所傳小有異同，故備錄於此：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

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灼，混江龍李俊，九文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攔穆橫，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鎗班徐寧，撲天鵬李應。按鐵天王今作托塔天王，然其贊有頑鐵鑄汝之句，則當時固作鐵矣。尺八腿一直撞，亦與今異。大刀關勝贊曰，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女其後昆。俗傳關勝爲關公之裔，亦非無因。

今所傳有一丈青扈三娘，此則無之。然浪子燕青贊云，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未知何指。

案翟灝通俗編（三十七）云，別籍言三十六人中，有一僧一婦人。龔所贊未見婦人，而其燕青贊云云，然則時固有一丈青者，而不在數中。果復有所謂七十

二地煞乎？

（同上）蓮社高賢佛馱邪舍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何所覺邪？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按小說書有神行之術，本此。

（茶香室續鈔十六）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於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亡，三日復蘇，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至公庭。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桎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旣而悉誅之。屢諫，不聽也。乃作黃籙醮，爲謝罪乞命。按此梁山濼賊，卽宋江等也。宋江事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

副江乃降。至降後爲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殺降獲冥譴，則人所未知也。國朝可齋閩雜記云，宋史陳文龍傳，先是，興化有石手軍，能投石中人，議者以爲不足用，罷之，遂叛，文龍討平之。今興化各鄉人多善投石，志眉中眉，志目中目。聞其人多於正月至三月先聚空曠處，畫地爲圈，大經三四尺，去十步內，以石投之，屢中屢遠，圈亦寢小，至遠及百步，圈小如錢而止，故其技獨精。宋史所言當卽此。按水滸傳中有善投石者，蓋亦有所本也。

續水滸傳

（通俗編三十七）甕天脰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詞于壁。鍾嗣成點鬼簿康進之樂府有梁山泊黑旋風負荆，黑旋風老收心。按此等事今俱見續傳中。又陸友仁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云，睦州盜起塵連北，誰挽長江洗兵革，京東宋江三十六，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宮。則江降後自有攻討方臘等事，續傳

所演，皆不爲無因。或謂宋鑑劉豫所害關勝，卽大刀關勝，想亦有之。

三國志演義

（百川書志六史部野史）三國志通俗演義二百四卷。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據正史，採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非俗非虛，易觀易入，非史氏蒼古之文，去舊傳談諧之氣，陳敘百年，該括萬事。

（古今書刻上）都察院：三國志演義。

（也是園書目十通俗小說）古今演義三國志十二卷。

（交翠軒筆記四）明人作琵琶記傳奇，而陸放翁已有滿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傳三國演義，亦明人所作。然東坡集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嘔噉，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云云。是北宋時已有衍說三國野

史者矣。

（七修續稿四）桑榆漫志關侯聽天師召，使受戒護法，乃陳妖僧智觀，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降神助兵諸怪誕事，又爲腐儒收冊，疑以傳疑。予以旣爲神將，聽法使矣；解州顯聖，有鈔據矣；諸所怪誕，或黠鬼假焉，亦難必其無也。玉泉顯聖羅貫中欲伸公冤，旣援作普淨之事，復轉合傳燈錄中六祖以公爲伽藍之說，故僧家卽妄以公與顏良爲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曾相遇以禮，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見佛祖通載），隔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爲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爲監壇門神侍者之流也。此特襄公之甚。

（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古今傳聞譌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繆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下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僮儒潘氏又不放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案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同上)赤壁破曹，玄德功最大。考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備并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歸重周瑜，與陳志不甚合。

(通俗編三十七)三國志關羽傳，先主與羽飛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又，羽謂曹公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按世俗桃園結義之說，由此敷衍。

(同上)三國志魯肅傳，備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此正史文原有單刀會三字也。

升菴外集，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李將軍歌，檣檣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元人有關公斬貂蟬劇，事尤悠繆。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亦非全無所自。按原文，關所欲娶

乃秦氏婦，難借爲貂蟬證。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按此詩人推擬之詞，非曹氏當日果蓄此念也。演義附會之，有改二橋爲二喬之說。據正史周瑜傳，橋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則喬字本當作橋。

（隨園詩話五）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衍義語也，何可入詩？何配膽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謂其無稽，終身慚悔。某孝廉作關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解學耶？

（丙辰筭記）三國演義固爲小說，事實不免附會，然其取材則頗博瞻。如武侯班師瀘水，以麵爲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厲鬼，正史所無，往往出于稗記，不可盡以小說亡稽斥之。其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且其書似出水滸傳後，叙昭烈關張諸葛，俱以水滸傳中荻荷嘯聚行徑擬之。諸葛丞相生平以謹慎自命，却因有祭風及製造木牛流馬等事，遂譏出無數神奇詭怪，而于昭烈未卽位前

君臣僚案之間，直似水滸傳中吳用軍師，何其陋耶。張桓侯史稱其愛君子，是非不知禮者，衍義直以擬水滸之李逵，則侮慢極矣。關公顯聖，亦情理所不近。蓋演義者本亡知識，不脫傳奇習氣，固亦無足深責，却爲其意欲尊正統，故於昭烈忠武，頗極推崇，而無如其識之陋耳。凡衍義之書，如列國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記實事；西游記，金瓶梅之類，全馮虛構，皆無傷也。唯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爲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士大夫有作故事用者矣。故衍義之屬，雖無當於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於勸懲。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

（浪跡續談六）三國志演義言王允獻貂蟬於董卓，作連環計。正史中實無貂蟬之名；惟董卓傳云，卓嘗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長吉作呂將軍歌云，盤盪銀象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蓋卽指貂蟬事。而小說從演之也，黃右原告余曰，開元占經卷三十三癸惑犯須女占，注云，漢書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

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此事異同不可考，而刁蟬之卽貂蟬，則確有其人矣。漢書通志今亦不傳，無以斷之。

案今檢開元占經卷三十三，注中未嘗有引漢書通志之文。

三國志演義言關公裨將有周倉，甚勇；而正史中實無其人。惟魯肅傳云，肅邀與關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關云云，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關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卽周倉；明人小說似卽因此而演，單刀二字，亦從此傳中出也。然元人魯貞作漢壽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分從周倉語，則明以前已有其說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於臥牛山，遂相從；於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亦見順德府志，謂與參軍王甫同死，則里居事跡，卓然可紀，未可以正史偶遺其名而疑之也。

（歸田瑣記七）關西故事載蒲州解梁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

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啓窗越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色變蒼赤，不復認識，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賣止於午，午後即將所存肉下懸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適至，舉石輕如彈丸，攜肉而行。張追及，與之角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履亦至，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云云。語多荒誕不經，殆演義所由出歟？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余近作三國志旁證，皆附著之。

（竹葉亭雜記七）三國演義不知作於何人？東坡嘗謂兒童喜看三國志影戲，則其書已久。嘗聞有談三國志典故者，其事皆出於演義，不覺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

者，輟耕錄載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呂布之目。雍正間，札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張孔昭不識馬謖事，憲皇帝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乾隆初，某侍衛擢荊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怪問其故，將軍曰，此地以關瑪法尙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殺老夫也。聞者掩口。此又熟讀演義而更加憤憤者矣。瑪法，國語呼祖之稱。

（江州筆談下）三國演義可以通之婦孺，今天下無不知有關忠義者，演義之功也。忠義廟貌滿天下，而有使其不安者，亦誤於演義耳。演義結義本於昭烈遇關張，寢則周牀，恩若兄弟。費詩亦曰，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三義二字，何嘗見於紀傳？而竟廟題三義，像列君臣三人，以侯於未王未帝之前稱爲故主者，與之並坐，侯心安乎？士大夫且據演義而爲之文，直不知有陳壽志者，可勝慨歎。

（蕙楊雜記）演義傳奇，其不足信一也，而文士亦有承譌襲用者。王文簡雍益集有

落鳳坡弔龐士元詩，士元死於落鳳坡，自演義外更無確據，元人撰漢壽廟碑，其銘云，乘赤兔兮隨周倉，亦祖襲演義。

（山陽志遺二）郡城有都土地祠，其神封山陽公，本不必實有其人。俗人讀三國演義，見曹丕奉漢獻帝爲山陽公，遂認以爲實，書廟榜稱之。不知後漢書獻帝本紀註明言河內山陽，何得移置此地？郡志亦知此言不典，改云漢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出陽，十七年爲王國；神乃世祖之子。按此說見於酈道元水經注，宜爲可據，然酈注亦誤。光武時，此地郡縣皆無山陽之名；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十人，如右翊，如楚，如東海，如濟南，如東平，如淮陽，如臨淮，如左翊，如琅邪。九處非郡卽國，何獨子荆乃封之以非郡非國之山陽乎？古人封國，無是例也。道元因明帝本紀永平元年徙山陽王荆爲廣陵王，後世接壤，遂誤認耳。荆所封實兗州山陽也。

（燕下鄉縣錄十）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

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鑿，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州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忠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鄧書之效矣。）

（茶香室續鈔十六）宋洪邁容齋二筆云，關公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按三國志本傳但有殺顏良事；文醜，非公所殺也。乃宋時卽有此說，則今演義流傳，亦有所本矣。

（荀學齋日記庚集下）詣廣和樓觀劇，演諸葛武侯金雁橋擒張任事。余素惡三國志演義，以其事多近似而亂真也。然此事則茫然。檢陳志，惟先主傳建安十八年先主據涪城，劉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皆破敗，退保綿竹，僅一見姓名耳。裴注兩引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爲從事。又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爲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華陽國志劉二牧志與陳志同。通鑑，建安十八年，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雁橋，軍敗任死。胡注，雁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雁，故名爲雁橋。是金雁橋實爲有本，深媿史學之疏，乃知郵書市劇，亦有益也。考雒爲今四川成都府之漢川，去成都僅九十里，無山川之險，而當日先主親自攻圍至一年有餘，龐統死焉，知循等之守，必有以過人者。陳志簡略，故事多湮沒，使無裴注，則任之志節不傳矣。

（小說小話）小說感應社會之效果，殆莫過於三國演義一書矣。異姓聯昆弟之好，輒曰桃園；帷幄侈運用之才，勳言諸葛。此猶影響之小者也，太宗之去袁崇煥，卽公瑾賺蔣幹之故智（太祖一生，用兵未嘗敗衄，惟攻廣寧不下，頗挫精銳，故切齒於袁崇煥，遺命必去之。詳見嘯亭雜錄等書）。海蘭察目不知書，而所向無敵，動合兵法，而自言得力於釋本三國演義。左良玉之舉兵南下，則柳麻子援衣帶詔故事，懲惡成之也。李定國與孫可望同爲張獻忠義子，其初喻肝越貨，所過皆屠戮，與可望無殊焉；說書人金光以三國演義中諸葛關張之忠義相激動，遂幡然束身歸明，盡忠永歷，力與可望抗，又累建殊勳，使興朝連殞名王，屢摧勁旅，日落虞淵，魯戈獨奮，爲明代三百年忠臣功臣之殿，卽與瞿何二公鼎峙，亦無愧色，不可謂非演義之力焉。張獻忠李自成及近世張格爾洪秀全等初起，衆皆烏合，羌無紀律，其後攻城略地，伏險設防，漸有機智，遂成滔天巨寇，聞其皆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爲玉帳唯一之秘本，則此書不特爲紫陽綱目張一幟，且有通俗倫理學實驗戰術學之價值也。

書中人物，最幸者莫如關壯繆，最不幸者莫如魏武帝。歷稽史冊，壯繆僅以勇稱，亦不過賁育英彭流亞耳；至於死敵手，通書史，古今名將，能此者正不乏人，非真可據以爲超羣絕倫也。魏武雄才大略，奄有衆長，草創英雄中，亦當占上座，雖好用權謀，然從古英雄，豈有全不用權謀而成事者，况其對待虜王，始終守臣節，較之蕭道成高歡之徒，尙不失其爲忠厚，無論莽卓矣。乃自此書一行，而壯繆之人格，互相推崇，極於無上，祀典方諸郊禘，榮名媿於尼山，雖由吾國崇拜英雄宗教之積習（秦漢時尊杜伯，六朝尊蔣子文，唐時尊項王伍胥，此我國神道權位之興替焉。自宋後，特尊壯繆，以上諸人，皆有積薪之歎矣。雖方士之呂岩，釋家之觀自在，術數家之鬼谷子，航海家之天妃，無以尙之也），而演義亦一大主動力也。若魏武之名，則幾與窮奇樸杌桀紂幽厲同爲惡德之代表；社會月旦，凡人之奸邪詐僞陰險凶殘者，輒目之爲曹操。今試比人以古帝王，雖傲者謙不敢居；若稱以曹操，則屠沽廝養，必悻然不受，卽語以魏主之尊貴，且多才，子具文武才，亦不能動之也。文人

學士，雖心知其故，而亦徇世俗之曲說，不敢稍加辨正。嘻，小說之力，有什伯千萬於春秋之所謂華衰斧鉞者，豈不異哉？

隋唐演義

（兩般秋雨盦隨筆七）隋唐演義，小說也，敘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敘土木之功，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詩詞，則見於迷樓記。其敘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戡逼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於海山記。其敘宮中閱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擊大鼠，殿脚女挽龍舟等事，並見於開河記（三記皆韓偓撰）。其敘唐宮事，則雜採劉餗隋唐嘉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琔常侍言旨，鄭槩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

成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矣。

案迷樓海山開河三記，皆不知何人作，明人始妄以韓偓當之；梅妃傳亦本無撰人名，題曹鄴者，乃顧氏文房小說本，唐人說蒼仍之，梁氏蓋甚爲此等坊本所誤。

（浪跡續談六）唐書高祖諸子傳，高祖二十二子。寶皇后生建成，太宗，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惠，隋大業十年薨，年十六，無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諡曰衛懷王。按今小說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無之。

（茶香室叢鈔十七）唐劉餗隨唐嘉話云，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世充；勸來歸國。後與海陵王元吉圍維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勸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雄信攬轡而止。按世俗相傳以爲救太宗，不知實救元吉也。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貫休作懷素草書歌曰，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塔

著渠木槩。史稱敬德善避稍，與元吉門勝，嘗三奪之。後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槩，幾及秦王，敬德橫刺雄信墜馬，蓋實事也。

三遂平妖傳

（居易錄二十五）今小說演義記貝州王則事，其中人亦多有依據，如馬遂擊賊被殺是也。其云成都神醫嚴三點者，江西人，能以三指聞知六脈之受病，以是得名，見癸辛雜識。

（香祖筆記十）平妖傳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鄧毅夫有馬遂傳。嚴三點已詳予居易錄。

（古夫于亭雜錄三）元至正間，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嫗攜二女求診。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今小說平妖傳實借用其事。而所謂嚴三點，則南昌神醫也，予已別記於居易錄。又傳

中杜七聖與鬻子和尙鬥法斬葫蘆事，見五雜俎，乃明嘉隆間事，皆非杜撰也。

（古夫于亭雜錄六）平妖傳載鬻子和尙三盜猿公法，亦有所本。廣州有大溪，山有一洞，每歲五月始見。土人預備墨瀝紙刷入其中，以手捫石壁上有若鐫刻者，急搗出；洞亦隨閉。持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無不神驗者。見焦尊生說精。不僅嚴三點杜七聖馬遂之有所本也。

（茶香室叢鈔十七）齊東野語云，近世江西有善醫嚴三點，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按小說中有嚴三點事，未始無本，然其人似是南宋時人，非北宋時也。

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百川書志六史部小史）剪燈新話四卷，附錄一卷。錢塘瞿佑宗吉著，古傳記之派也。託事興辭，共記十一段。但取其文采詞華，非求其實也。……國朝人。

（同上）剪燈餘話四卷。廣西左布政史廬陵李昌祺續著。

（聽雨紀談）泉唐瞿宗吉佑著剪燈新話，多載鬼怪淫褻之事。同時，廬陵李昌期復著剪燈餘話續之。一書今盛行市井。予嘗聞嘉興周先生鼎云，新話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鄭公之後，家杭州吳山上。楊廉夫在杭，嘗之其家，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戲爲作此，將以貽主人也。宗吉少時爲富氏養塔，嘗侍廉夫，得其稿，後遂掩爲己有，惟秋香亭記一篇，乃其自筆。今觀新話之文，不類廉夫，周先生之言，豈別有本耶？昌期名楨，登永樂甲申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致仕，卒。其爲人清謹，所著詩有運甓漫稿。景泰間，韓都憲雍巡撫江西，以廬陵鄉賢祀學宮，昌期獨以作餘話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歟？

（七修類稿三十三）吾杭元末瞿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生值兵火，流於四明姑蘇，明春秋，淹貫經史百家。入國朝爲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尋取相藩，藩屏有過，先生以輔導失職，坐繫錦衣獄，罪竄保安爲民；太師英國張公輔，起以教讀家

塾，晚回錢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鑑集覽鑄誤，香臺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興觀詩，順承稿，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皆見存者。聞尚有玉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不可復得也。予家又有香臺續咏，香臺新咏各一百首，皆親筆，有序。觀此，則所失尤多也。昨因當道欲得先生事實書集，詢之子孫，所答十止二三，誌銘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概。又嘗聞其旅事一律云，過卻春光獨掩門，澆愁漫有酒盈樽，孤燈聽雨心多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平生家國縈懷抱，溼盡青衫總淚痕。讀此亦知先生也。噫！

（七修類稿二十三）剪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

（西湖遊覽志餘十二）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尚有可采。或謂秋香亭記乃宗吉事，使其果然，

亦元微之會真意也。

英烈傳

（七修類稿二十四）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與兄弟侍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窗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顛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箭者；傳信錄又誤以爲子與之箭。不知觀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是矣。蓋子與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鐵冠道人望氣而後知之，語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因移日未知英箭，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觀忠烈傳中明載。

（野獲編五）初，勳以附會張永嘉議大禮，因相倚，互爲援，驟得上寵，謀進爵上

公，乃出奇計，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鄱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且謂此相傳舊本。上因惜英功大賞薄，有意崇進之。會勳入直撰青詞，大得上眷，幾出陸武惠仇咸寧之上，遂用工程功，峻拜太師，後又加翊國公世襲，則偽造紀傳，與有力焉。此通俗書今傳播於世。

（野獲編五）太祖混一規模，成於鄱陽之戰。今世謂戰酣時，郭英射死偽漢主陳友諒，以此我師大捷。審果爾，卽後來之配食太祖，亦不爲忝。然而其時射者自是鞏昌侯郭子興，非英也，與英同姓，故郭勳遂冒竊其功。今俗說英烈傳一書，皆勳所自造，以故世宗惑之，然其設謀則久矣。當武宗朝，勳撰三家世典，已暗藏射友諒一事於卷中矣。三家者，中山王黔寧王及其高祖追封營國公英也；序文出楊文襄一清筆。其配廟妄想，已非一日；嘉靖初，大禮議起，勳乘機進會，奮袂而起，竊附張璁，得伸夙志，亦小人之魁傑也。

華光天王傳

（五雜俎十五）小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即求人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

案五顯靈官華光天王傳今亦名南游記，在四游記中。明代且演此種故事爲戲文，沈德符（野獲編二十五）云，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是也。

西游記

（天啓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數奇，

竟以明經授縣貳，未久，恥折腰，遂拂袖而歸，放浪詩酒，卒。有文集存於家；丘少司徒漚而刻之。

（天啓淮安府志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口卷 春秋列傳序 西游記。

案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一文苑傳及卷十二藝文志所載吳承恩事迹及著作，並與天啓淮安府志同。

（同治山陽縣志十二人物二）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工書，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英敏博洽，爲世所推，一時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貧無子，遺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網收拾殘缺，分爲四卷，刊布於世，太守陳文燭爲之序，名曰射陽存稿，又續稿一卷，蓋存其什一云。

案同志卷五職官門明太守條下云，黃國華，隆慶二年任；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進士，隆慶初任；邵元哲，萬曆初任。

（同治山陽縣志十八藝文）吳承恩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

案西游記不著於錄自此始，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八人物志，卷三十八藝文志所載，並與此同。

（明詩綜四十八）吳承恩字汝忠，淮安山陽人，長興縣丞，有射陽先生存稿。汝忠論詩，謂近時學者徒欲謝朝華之已披，而不知漱六藝之芳潤，縱詩溢縹囊，難矣。故其所作，習氣悉除，一時殆鮮其匹。楊柳青云，村旗誇酒蓮花白，津鼓開帆楊柳青，壯歲驚心頻客路，故鄉回首幾長亭，春深水漲嘉魚味，海近風多健鶴翎，誰向高樓橫玉笛，落梅愁絕醉中聽。

（晚學集五）唐高僧傳，三藏法師元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之文，鷲嶺之祕，皆研機觀奧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會，於是五天億衆，十八國王，獻鬘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

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宏福道場，乃詔明德僧靈潤等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疏朗，凡所游歷，一百二十八國。覆案許白雲西游記，由此而作。

案世既妄指西游記小說爲邱處機作，此又誤爲許謙。

（石亭記事續編淮陰陸錄自序）……癸辛雜識載龔聖予水滸三十六贊並序；阮唐山淮故稱龔高士畫宋江等三十六像，吳承恩爲之贊，大誤，贊乃高士所自爲也。承恩，明嘉靖時歲貢生，所著有西游記，載康熙舊志藝文目。錢竹汀潛研堂集謂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別自爲書，小說西游演義乃明人所作，而不知爲吾鄉吳承恩作也。……

（石亭記事續編書西游記後）潛研堂集跋西游記云，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於道藏鈔得之。小說西游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邱處機之手，真邱書燕說矣。

晏案錢氏謂明人作，甚是。記中如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明代官制。邱真人乃元初人，安得有此官，其爲明人作無疑也。及考吾郡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吳承恩下有西遊記一種。承恩字汝忠，吾鄉人，明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舊志文苑傳稱承恩性慧而多敏，博極羣書，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西遊記卽其一也。今記中多吾鄉方言，足徵其爲淮人作。西遊雖虞初之流，然膾炙人口，其推行五行，頗契道家之旨，故特表而出之，以見吾鄉之小說家，尙有明金丹奧旨者，豈第秋夫之鍼鬼，警仙之精算哉？且使別於真人之記，各自爲書，錢氏之說，得此證而益明矣。

按西遊記中多明代官制，故非邱長春作，紀昀已於如是是我聞卷三假客問乩仙語以發之矣。其說云，吳雲巖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

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乜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爲明人依託無疑也。

（冷廬雜識四）西遊記推行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爲勝。相傳出元邱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晏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嘉靖中歲貢生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邱氏自有西遊記見道藏。）（山陽志遺四）嘉靖中，吳貢生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時金石碑版嘏祝贈送之詞，多出其手，薦紳臺閣諸公，皆情爲捉刀人；顧數奇不偶，僅以歲貢官長興縣丞。貧老乏嗣，遺稿多散佚失傳；邱司徒正綱收拾殘缺，得其友人馬清溪馬竹泉所手錄，又益之以鄉人所藏，分爲四卷，刻之，名曰射陽存稿（又有續稿一卷），五嶽山人陳文燭爲之序。其略云，陳子守淮安時，長興徐子與

過淮。往汝忠丞長興，與子與善，三人者呼酒韓侯祠內，酒酣，論文論詩不倦也。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爲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爲近古，近時學者，徒譔朝華而不知畜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卽欲敷文陳詩，難矣。徐先生與予深聽其言。今觀汝忠之作，緣情而綺麗，體物而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沈辭淵深，浮藻雲駿，張文潛以後，一人而已。其推許之者可謂至極。讀其遺集，實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書刊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紙墨已滄敝，後陸續收得刻本四卷，並續集一卷亦全，盡登其詩入山陽耆舊集。擇其傑出者，各體載一二首於此，以志瓣香之意云。（對月感秋四首之二）四時總一氣，秋氣何晶明？天空萬里碧，助我翛然情。蘋水香晚烟，清風拂衣輕。徘徊度羣壑，樹樹松爭鳴，撥琴對明月，試寫松風聲。（又）湘波捲桃笙，齊紈扇方歇，秋來本無形，潛報梧桐葉。啼蛩代蟬鳴，其聲亦何切。繁霜結珠露，忽已如初雪。六龍驅日車，羲和不留轍。羣生總如夢，獨爾驚豪傑。大笑仰青天，停盃問明月。

(二郎搜山圖歌)李在惟聞畫山水，不謂兼能貌神鬼，筆端變幻真駭人，意態如生狀奇詭：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靈風，星飛電掣各奉命，蒐羅要使山林空，名鷹攫擊犬騰嚼，大劍長刀瑩霜雪，猴老難延欲斷魂，狐娘空洒嬌啼血。江翻海攪走六丁，紛紛水怪無留蹤，青鋒一下斷狂虺，金鎖交纏擒毒龍，神兵獵妖猶獵獸，探穴搗巢無逸寇。平生氣焰安在哉，爪牙雖存敢馳驟？我聞古聖開鴻濛，命官絕地天之通，軒轅鑄鏡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後來羣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終南進士老鍾馗，空向宮闈暗虛耗。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爲猿鶴爲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無事臨風三歎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爲我致摩鳳，長享萬年保合清寧功？(秋夕)絡緯啼金井，芙蓉斂石房，寒松靜生籟，仙桂妙聞香，竹火煎茶市，菱歌載酒航，人間秋夕好，第一是錢塘。(冬日送友暮發)羣動各求息，嗟君行未央，馬蹄鳴凍雪，鶉腹射殘陽，旅閭憑詩撥，孤身有劍防，袖中書一紙，早

晚獻明光。(畫松)畫爾知非庸畫師，畫中無處著臙脂，風雲暗淡藏靈氣，月露莊嚴有異姿，猿下欲搖垂澗影，鶴歸應認出雲枝，生來自與繁華別，不待平章雪霰時。(平河橋)短篷倦向河橋泊，獨對青旗枕臂眠，日落牛簑歸牧笛，潮來魚米集商船，遠籬野菜平臨水，隔岸村炊互起煙，會向此中謀二頃，閒拈藜杖聽鳴蟬。(楊柳青)村旗誇酒蓮花白，津鼓開帆楊柳青。壯歲驚心頻客路，故鄉回首幾長亭。春深水漲嘉魚味，海近風多健鶴翎。誰向高樓橫玉笛，落梅愁絕醉中聽。(秋興二首之一)露桐風竹淡生輝，草閣齋心暑氣微。河漢白榆秋歷歷，江湖玄鳥晚飛飛。佳人異國音書斷，多病離羣嘯咏違。短褐長錢元不惡，南山黃犢近應肥。(買得雲林畫竹上有油污詩以澣之)雲林戲墨阿誰收，寒具猶霑舊日油，雨洗風吹消不得，濕雲遮斷渭川秋。(隄上)平湖渺渺漾天光，瀉入溪橋噴玉涼，一片蟬聲萬楊柳，荷花香裏據胡床。天啓舊志列先生爲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極羣書，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初不知雜記爲何等書，及閱

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爲先生著。攷西遊記舊稱爲證道書，謂其合於金丹大旨；元虞道園有序，稱此書係其國初邱長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謂出先生手，天啓時去先生未遠，其言必有所本。意長春初有此記，至先生乃爲之通俗演義，如三國志本陳壽，而演義則稱羅貫中也。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手無疑。或云有後西遊記，爲射陽先生撰。

案此與李志常所記之長春真人西遊記，自是二書，吳蓋未見李志常記，故有此說。芥子園刻本西遊記小說，輒從虞集道園集取長春真人西遊記序冠其首，世人遂愈不能辨矣。

（五雜俎九）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疫。西遊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古夫于亭雜錄二）書奕云，小說載人參果，亦有據。大食王遣人之海上，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總，生小兒，手足著枝上，不能語笑。（書奕黃葉石著。）

（劇說四）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與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

案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一）云，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尙傳，第不知卽陶所記本否？世俗以爲陳姓，且演爲戲文，極可笑；然亦不甚虛也。三藏卽唐僧玄奘。獨異志云，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套亦有西域取經等事，蓋附會起於勝國，不始於今。而三藏之名，則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東坡艾子小說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蕋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

活，况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譌爲玄奘耳。（艾子疑非東坡，然其目已見通考，要亦出宋人。聖教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奘號也。）唐三藏及西游詞全本，今未見。納書楹曲譜有關於西游之劇本三種，一曰唐三藏，錄回回一段，記三藏到西夏，回回皈依事，在續集卷二。一曰俗西游記，錄思春一段，在外集卷二。二事皆爲西游小說所無。一曰西游記，在補遺卷一中，所錄凡四段。一爲饑行，皆尉遲敬德唱。二爲定心，記收孫悟空事，有「花果山有神祇，水簾洞影幽微。」「一筋斗，十萬八千里，勢如飛。」及加戒箍「恰便似釘釘入頭皮，膠粘在鬚髻。你那凡心若再起，敢着你魄散魂飛。爲足下常有殺人機，因此上與你師父留下這防身計」等語，與小說所敘相同。三爲揭鉢，述鬼子母揭鉢事，有云，「告世尊，肯發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游便回。火孩兒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須得二聖郎救了你。」小說中無之，然其火燄山紅孩兒，與此極相類。四爲女國，有云「俺

女王豈用猴爲將？俺女王也不用豬爲相，」欲獨留三藏，則又爲小說所有也。

此西遊記，或卽焦循所以爲吳昌齡作。

（揚州夢四）西遊記有齊天大聖鹿力大仙，舊城堯建禰祠。廟主言說部多誣，大聖本漁人子，形類猴獠，得奇書成道。因以陽虞爲虎，殺傷過多，謫塵世爲武官，頗傳兵法。宋高時爲大將，圍金軍久不下，或言其情，意不搖；又有議其奢豪，攜女子軍中者，其實布帛菽粟，甚自收斂。遇事有作用，又能保藏。金軍退，朝廷怒之，死猶坐刑。上帝念其舊德，使復位。大仙本漢末書生，甚有文望，著九河論，宗白圭。爲戶曹轉餉官，言車行迂緩，不如舟行速。又諫酒稅，無私禁，官自開槽，任民自販。事皆未成，既而自悔曰，我說勢不行，行則河必潰，車夫酒戶，皆無着落，又爲國家增亂民矣，卽此亦當受殺生報。後果陷於兵，二妾幽一載始逃。上帝憐其慘死，使掌鹿山。貓來捕鹿，大仙思前事，不忍傷生，挾鹿避之，仁人也。其說不經，較西遊更甚。

案此種俗說，當起于西遊記盛行之後。

（茶香室叢鈔十七）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有某郡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脅之曰，能從我乎？妻曰，吾事夫十年，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藉以文襖，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盜至鄂艤舟，挾其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黑盒在焉。妻乘間問僧何從得此；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按西遊演義述玄奘事，似本此也。

（等不等觀雜錄四大藏總經目錄辨）嘗見行脚禪和佩帶小摺經目，奉爲法寶，閱其名目卷數，與藏內多不相符，欲究其根源而未得也。一日檢西遊記，見有唐僧取經目次，卽此摺所由來矣。按西遊記係邱長春借唐僧取經名相，演道家修煉內丹之術，其於經卷數目，不過借以表五千四十八黃道耳，所以任意撫拾，全未考核也。

乃後人不察，以此爲實，居然鈔出刊行，廣宣流布，雖禪林修士，亦莫辨其真僞，良可浩歎。

（又一藏數目辨）今時僧俗持誦經呪；動稱一藏。問其數，則云，五千四十八也。嘗考歷代藏經目錄，惟開元釋教錄有五千四十八卷之數，餘則增減不等，至今乃有七千二百餘卷矣。世俗執著五千四十八者，乃依西遊記之說耳。……

案少室山房筆叢（四十七）云，大藏經四千五十餘卷，而諸家書目所載僅百數十種，蓋唱偈疏懺等，於文義相遠，不得盡收也。然以西天經總較之，百百之一耳。因錄此廣異聞，不必論其有無：

涅槃經四千八百卷，四十卷在唐；菩薩經一部二千一百卷，三十六卷在唐；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二卷在唐；首楞嚴經一部一百一十卷，十卷在唐；恩意經大集一部五十卷，四卷在唐；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四卷在唐；寶藏經一部一百四十卷，二卷在唐；華嚴經一部二萬三千卷，八十一卷在唐；李真經

一部九十卷，三卷在唐；大般若經一部一千六百卷，六卷在唐；金光明品經一部一千卷，十卷在唐；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五百卷，五十卷在唐；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三卷在唐；三論別經一部二百七十卷，十二卷在唐；金剛經一部一百卷，一卷在唐；正法輪經一部一百二十卷，二卷在唐；佛本行經一部一千八百卷，六十卷在唐；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二卷在唐；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十六卷在唐；大集經一部一千二百卷，三卷在唐；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六卷，四十卷在唐；法華經一部一百卷，七卷在唐；瑜珈經一部一百卷，三卷在唐；寶常經一部一千卷，七十卷在唐；西天論經一部三千三百卷，三卷在唐；僧祇經一部五百七十卷，十卷在唐；西天佛國雜經一部九千五百卷，三十卷在唐；起信論經一部二千卷，五十卷在唐；大智度經一部一百八十卷，十卷在唐；寶藏經一部四千五百二十卷，一百四十卷在唐；本闍經一部八百五十卷，二十卷在唐；正律文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因名論經一部二千二百卷，五十卷

在唐；唯識論經一部一百卷，十卷在唐；具舍論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西遊記第九十八回玄奘從西天持歸經目與此同，惟李真經作禮真如經，因名論
經作大孔雀經；又多增益在唐之一卷爲十卷，共五千零四十八卷，以合開元釋
教錄之數而已。因疑明代原有此等荒唐經目，流行世間，卽胡氏筆叢所鈔，亦
卽西遊記所本，初非西遊廣行之後，世俗始據以鈔襲此目也。

西游補

（觚賸續編二）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
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緇素宗仰，於
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
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
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

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

（乾隆烏程縣志六引蓬窩類稿）董說字若雨，斯張子。少補弟子員，長工古文詞，江左名士爭相傾倒；未幾，罹闖禍，屏跡豐草菴，宗親莫覩其面，以蹇自名，改氏曰林，精研五經，尤邃于易。丙申秋，削髮靈岩，時往來潯川，甲子母亡，遂不復至。寓吳之夕香菴，一當事屏輿從訪之，聞聲避匿，當事歎息而去。

（明詩綜八十一上）董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爲僧，號南潛，字寶雲，有豐草菴等十八集。若雨腹笥便便，未免有才多之恨；至其硬語澀體，絕不猶人，方諸涪翁不足，比于饒德操有餘。南邨秋鬼謠云，妖狐拜月霜花青，鬪體騎馬空中行。秋魂吹作塔鈴語，叫斷東流一溪水。鬼車曉喚精靈去，綠燈移過江楓樹。春日云，煮茶煙透綠陰中，遮屋黃茅間瓦松，但遣異書供研北，不妨野語聽齊東，香拈細雨招新夢，門閉春風仗短童，秋色今年應更好，小牕移得碧梧桐。夢華潭口聽客話嘉隆間大內舊事云，月華門外轉靈旂，照夜銀盤碧藕肥，祠罷天孫桐葉落，君王新賜鵲

橋衣。江南風景藥王灣，霧縠單衣綠玉環，紅芍藥邊棋局罷，自裁團扇畫秋山。

（甲申朝事小紀一）董公諱說字若雨，生於萬曆庚申，甫三歲，嘗跌坐自語，父遐周先生甚愛之。五歲讀書，師教之總不開口，時董玄宰陳眉公在座，問他喜讀何書，忽開口曰，要讀圓覺經。聞者甚怪之。遐周先生依其言，曰，吾教之自得域外之方也。讀圓覺經畢，即讀四書五經，十歲能文，十三歲入泮，十六歲補廩，二十餘歲善觀天象，崇禎年間聞中原流賊之亂，從此無意功名矣。先生家道豐腴，房屋巍煥，園畝膏腴，忽以爲富饒非亂世之福，值歲荒，出金珠米穀，用給飢寒之家。滄桑之變，先生剪髮不剃頭，頭巾道袍，蓋豐草菴，足不越戶，有豐草集千餘章，詩詞樂府十餘卷。生六子，曰樵，曰牧，曰耒，曰舫，曰漁，曰村。於三十四歲走見靈巖繼和尚，打七參不與萬物侶者是什麼人，第三日即豁然，因隨靈巖披剃，法名南潛，字月涵，堯封，寶雲；因瓦破霜飛，又別號漏霜。有上堂晚參，唱酬語錄。事師最孝；不接見賓客，其姪董楚望高發謁師，不許相見。直俟靈巖圓寂之後，在

西洞庭紫石山萬公泉諸處住靜，每日禮坐或吟詩，不喜見冠蓋。一日，偶在夕香避暑；其時慕撫臺祖道尊企慕欲見，再三囑華山僧鑒和尚指引求見。鑒曰，若遇先通知，必不肯見，今在夕香，乞二公減從，同片舟去，即可相見矣。同至夕香叩門，僧鑒先入，祖慕二公尾行。師曰，請少坐，吾去穿道服。從籬門逃至湖邊，搭便船過洞庭去矣。其高致如此。師棄現在田園，滄桑後卽剪髮作頭陀；及出家三十餘年，惟與黃九煙先生深談。生平目不較柴米，手不拈銀錢，足不履城市，或與樵叟漁父交談，而紉袴市井，徒不相對。方外之清高，誰可與匹儔哉！

（春在堂隨筆九）董若雨說棟花磯隨筆，但有鈔本，沈毅臣庶常以示余，字跡皆草草，殆邨學中童子所書也。其中載朱文公祝融峯詩云，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有校者云，下當作上。余案頭無朱文公集，未知就是。然以愚見論之，作下者殊勝。蓋旣御風而行，則搏扶搖而上，背負蒼天，視祝融峯轉在下矣，故云飛下祝融峯也。若作上，則與芒鞋藜杖，攀援而

上者何異？一字之分，仙凡頓別矣。當與穀臣言之，未知以爲然否？又董若雨世皆以爲明人，而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庚申二月，在鷓鴣溪艇子上見陽明先生書迹，念先師所許一凝字及補山堂一涼字，皆書苑未發之祕。舊吳釋南潛題。然則此老爲僧後，至康熙十九年猶在，入本朝不可謂不久矣。顧亭林王船山皆明之遺老，而卒於本朝，則皆本朝人物也。董若雨亦可援此例乎？考汪謝城南潯志，董若雨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六十七。則明亡時纔二十五歲耳，其爲本朝人無疑。潯志列入明人，是論其志，非論其世。

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客有戴星叩余門云云，此客出門，徧告市人，曰高暉生直是退財白虎。余按汪謝城南潯志董說傳所載，名字甚多：初名說字若雨，號西菴，自稱鷓鴣生，又稱斯張子；聞谷大師錫名智齡；國變後改姓林，名蹇，字遠遊，號南村，亦稱林鬍子，又稱槁木林；靈巖大師名之曰元潛，字俟庵；爲僧後更名南潛，字月涵，一作月巖，號補樵，一號楓庵，又名本以。而無高暉生之名。此可補潯志

之缺。

按乾隆烏程縣志謂說爲董斯張之子，非自號也，疑曲園誤。然案頭無汪日楨南潯志，無以定之。

金瓶梅 玉嬌李

(野獲編二十五)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觀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澁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從愚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權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犂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

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卽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勗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駭惑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贖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

（茶香室叢鈔十七）今金瓶梅尙有流傳本，而玉嬌李則不聞有此書矣。余從前在書肆中見有名隔簾花影者，云是金瓶梅後本。余未披覽，不知是否此書也。

（消夏閑記摘鈔上）太倉王督家藏清明上河圖，化工之筆也。嚴世蕃強索之；督不忍

舍，乃覓名手摹贗者以獻。先是，督巡撫兩浙，遇裱工湯姓，流落不偶，攜之歸，裝潢書畫，旋薦於世蕃。當獻畫，時湯在側，謂世蕃曰，此圖某所目覩；是卷非真者，試觀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卽此便知其僞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湯之爲人，不復重用。會俺答入寇大同，督方總督薊遼，鄒懋卿嗾御史方輅劾督邊無術，遂見殺。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捧雪傳奇，改名莫懷古，蓋戒人勿懷古董也。督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由，一日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卒之間，鳳洲見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滅，容鈔正送覽。退而搆思數日，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爲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相傳世蕃最喜修脚，鳳洲重賂修工，乘世蕃留心閱書，故意微傷脚迹；陰擦爛藥，後漸潰腐，不能入直。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擬批不稱上旨，上寢厭之，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於敗。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案鳳洲復讎之說，極不近情理可笑，而世人往往信而傳之，異說尙多，今不復錄。

（勸戒四錄四）錢塘汪棣香（福臣）曰，蘇揚兩郡城書店中，皆有金瓶梅版。蘇城版藏楊氏，楊故長者，以鬻書爲業，家藏金瓶梅版，雖銷售甚多，而爲病魔所困，日夕不離湯藥，娶妻多年，尙未有子，其友人戒之，……楊爲驚寤，立取金瓶梅版，而焚之。……其揚州之版，爲某書賈所藏，某家小康，開設書坊三處，嘗以是版獲利，人屢戒之，終不燬。……某既死，有儒士捐金買版，始就燬於吳中。……

續金瓶梅

（今世說六）丁野鶴官椒邱廣文，忽念京師舊游，策長耳驢，冒風雪，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游山人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筆墨淋漓，興盡，策驢而返。（丁名耀亢，山東諸城人，襟期曠朗，讀書好奇節，高譚驚坐，

目無古人。）

（又七）丁野鶴在椒邱，每晏起不冠，搦管倚樹，高哦得佳句，呼酒禿髮酣叫，傍若無人。閒以示椒邱諸生，多不解，因抵地，直上牀蒙被而睡。

（乾隆諸城志三十六文苑）丁耀亢，字野鶴，少孤，負奇才，倜儻不羈。弱冠爲諸生，走江南，遊董其昌門，與陳古白趙凡夫徐闇公輩聯文社。既歸，鬱鬱不得志，取歷代吉凶諸事類，作天史十卷，以獻益都鍾羽正，羽正奇之。明季鄉國盜起，時益都王遵坦用劉澤清兵捕土賊，耀亢素善遵坦，遇於日照境，更爲募數千人，解安邱園。順治四年入京師，由順天籍拔貢充纓白旗教習，其時名公卿王鐸傅掌雷張坦公劉正宗龔鼎孳皆與結交，日賦詩陸舫中，名大噪。陸舫者，耀亢所築室，而正宗名之者也。後爲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以母老不赴。爲詩踴厲風發，少作卽饒丰韻，晚年語更壯浪，開一邑風雅之始，縣中諸詩人皆推爲先輩。六旬後病目，自署木雞道人，更著聽山草；卒，年七十二。詩甚多，李澄中嘗爲選擇，序曰：余取其

言之昌明博大者，以與世相見云。

（又十三藝文考）丁耀亢逍遙遊一卷，陸舫詩草五卷，椒邱詩二卷，江干草一卷，歸山草二卷，聽山亭草一卷，天史十卷，西湖扇傳奇一卷，化人遊傳奇一卷，蜈蚣膽傳奇一卷，赤松遊傳奇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八十二集部別集類存目九）丁野鶴詩鈔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丁耀亢撰。耀亢字西生，號野鶴，諸城人，順治中由貢生官至惠安縣知縣。

是集凡分五種：曰椒邱集二卷，起甲午，終戊戌，官容城教諭時所作；曰陸舫詩草五卷，起戊子，終癸巳，皆其入都以後所作，曰江干草一卷，起己亥，終庚子；曰歸山草一卷，起壬寅，終丙午；曰聽山亭草一卷，起丁未，止己酉。自陸舫詩草以前，耀亢所自刻，江干草以下，皆其子慎行所續刻也。耀亢少負雋才，中更變亂，栖遲羈旅，時多激楚之音；自入都以後，交遊漸廣，聲氣日盛，而性情之故亦日薄。王士禛池北偶談載其陶令兒郎諸葛妻一律，謂野鶴晚遊京師，與王文安諸公倡

和，其詩尤厲，無此風致，蓋亦有所不滿矣。

（聊齋誌異呂湛恩注十六）野鶴公名耀光，字西生，貢生，明侍御少濱公子，官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著有陸舫，椒邱，江干，歸山，聽山等詩集行世。

案丁名耀，作光誤。

三保太監西洋記

（七修類稿十二）永樂丁亥太監鄭和及王景弘等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今人以爲三保太監下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皆靖難內臣有功者；若王彥舊名狗兒等，後俱擢爲邊藩鎮守督陣以報之。鎮守自此始耳。

（浪跡叢談六）前明三保太監下西洋，至今濱海之區，熟在人口。不知當日何以能長駕遠馭，陸警水慄如是？按明史鄭和傳載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成祖疑帝亡海外，欲踪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命鄭和及其

僂王景宏等通使西洋。治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容六十有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資金帛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臨之。和經事三朝，先後凡七奉使，星槎所歷，三十餘國。第一次在永樂三年六月命鄭和王景宏等；至五年九月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獻斯俘三佛齋會長戮之。第二次在永樂六年九月再使往錫蘭山，截破其城，禽其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赦不誅，釋歸國。第三次在永樂十年十一月再使往蘇門答刺，禽其僂王，並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第四次在永樂十四年，瀛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命和等往賜其君長，十七年七月還。第五次在永樂十九年春，和等復往，二十年八月還。第六次在永樂二十二年正月，舊港（卽三佛齋）會長請襲宣慰使職，又使和賫敕印賜之，冬還，成祖已晏駕。第七次在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歷往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前後所得珍奇貢物，如真臘國（卽今之柬埔寨）貢金縷衣，象五十九；阿丹國貢麒麟；蘇祿國貢

大珠，重七兩有奇；忽魯謨斯國貢麒麟，又貢獅子；麻林國貢麒麟，天馬，神鹿之類，不能悉數，而中國之耗費亦不資矣。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

（春在堂隨筆七）明史宦官傳，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僭王景宏等通使南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帛。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資。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是鄭和之事，在明代固赫然在人耳目間。光緒辛巳歲，老友吳平齋假余西洋記一書，即敷衍此事。作者爲羅懋登，乃萬曆間人。其書視太公封神玄奘取經尤爲荒誕，而

筆意恣肆則似過之。乃彼皆盛行而此顧不甚著，何也？文章之傳不傳，若有數存，雖平話亦然歟？平齋曰，此必明季人所爲，以媚權奄者。余謂不然。讀其序云，今者東事倥偬，何如西戎卽叙，當事者尙興撫牌之思乎？然則此書之作，蓋以嘉靖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紓憂時感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爲長太息矣。書中却有一二異聞。如術家有金木水火土五行遁法，見於諸書者，字皆作遁，此獨作固，未詳其義。又如世俗所傳八仙，此書則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壺子，不知何許人，豈明代有此異說歟？圖畫見聞錄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真形，有曰長壽仙者，或卽此風僧壽乎？書雖淺陋，而歷年數百，便有可備考證者，未可草草讀過也。

世間有牙牌數一書，言近而指遠，占之亦時有巧合者。余聞許子社言，杭人有爲之箋註者，惟其中有五鬼關判一語，不知所出；以問余，亦無以應也。今乃知出於西洋記，第九十回雲靈顯府五鬼關判，卽其事也。開卷有益，信夫。

（茶香室叢鈔十四）明人有西洋記一書，載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事。中有八仙：一漢鍾離，二呂洞賓，三李鐵，四風僧壽，五藍采和，六元壺子，七曹國舅，八韓湘子。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壽僧元壺子，亦異聞也。

（茶香室續鈔十七）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峯啓之，見客座新聞。按明代坊間有西洋記一書，叙三保太監事，書中有金碧峯和尚。

封神傳衍義

（兩般秋雨盦隨筆六）封神演義一書，可謂誕且妄矣，然亦有所本。舊唐書禮樂志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案五車二馬，乃四海之神祝融，句芒，顓頊，蓐收，河伯，風伯，雨師也。又史記封禪書，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則俗傳不盡誣矣。今凡人家門戶上多貼姜太公在此，諸神

迴避，亦由此也。

（浪跡續談六）余於劇筵喜演封神傳，謂尙是三代故事也。憶吾鄉林樾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游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尚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予語，演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舊唐書禮儀志引），陰謀（太平御覽引），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詭，非盡無本也。我少時嘗欲仿此書演成黃帝戰蚩尤事，而以九天元女兵法經緯其間；繼欲演伯禹治水事，而以山海經所紀助其波瀾；又欲演周穆王八駿巡行事，而以穆天子傳所書作爲質幹，再各博採古書以附益之，亦可爲小說大觀，惜老而無及矣。

（歸田瑣記七）吾鄉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孀家所有，嫁其長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無憂貧也。乃因尚書武成篇，惟爾有神尙克相予語，演爲封神傳，以稿授女；後其婿梓行之，竟大獲利云云。按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儀志一引六韜云，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

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命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平御覽十二引陰謀所載，與此略同，而以祝融，玄冥，句芒，蓐收爲四海神名，馮修爲河伯神名，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云云。則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說。今人於門戶每書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亦非無所本矣。

水滸後傳

（茶香室續鈔十三）沈登瀛南潯備志云，陳雁宕忱，前明遺老，生平著述並佚，惟後水滸一書乃遊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此書余曾見之，不知爲陳雁宕作也。

（明詩綜八十）陳忱字遐心，烏程人。唐羅隱詩中稱錢鏐爲尙父。遐心詩云，餘杭山水役精魂，末世才人眼界昏，憔悴感恩依尙父，可憐尙父事朱溫。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四引聽松廬詩話）闕羅隱詩議論自佳。但羅昭諫曾勸錢鏐討朱溫，未可以此誚昭諫也。

案清初浙江有兩陳忱：一卽雁宕山樵，字遐心，烏程人；一字用亶，秀水人，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見兩浙輜軒錄補遺（一）及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三秀水文苑）。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說家類存目）中有讀史隨筆六卷，提要云，國朝陳忱撰，忱字遐心，秀水人云云，乃誤合兩人爲一人也。近胡適作水滸後傳序，引汪曰楨南潯鎮志，所記雁蕩山樵事跡及著作頗詳。汪志謂道光中范來庚所修南潯鎮志亦云忱又有讀史隨筆，其誤與四庫書目提要正等。

今古奇觀

（茶香室叢鈔十七）明祝允明野記云，吳邑朱生，宣德中商湖湘，泊舟官河下。有名妓新王二者，一優僭來。其船密比生舟，凡生言笑動靜，娼罔不密察，使優邀之飲，酒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入生舟，戚戚無歡

容，中夜，低語生曰，我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調襄陽衛，挈家以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水，並母死焉。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資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復爲盜劫，罄焉。遂以餘資買小舟，俾我學歌舞爲娼。君能復我仇，我終身事君耳。生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罵曰，賊不知死所，尙覓二姐乎！優知事泄，投於水，生持娼歸家。按小說有蔡女忍辱報仇一事，卽此也。

（茶香室續鈔十七）國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鴻書云，崑山舟師楊姓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楊憐之，招入舟，楊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尪羸，楊悔恨。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賺其拾薪，棄之去。三欲歸無路，轉入林中，有八大篋，蓋盜所劫財。三更臨江濱，適有他舟，三招之來，悉以篋入舟，抵儀真，啓視皆金珠也，卽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使人顧其舟。先是，楊棄三時，女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壻，不從。及三登舟，女竊視，驚曰，客狀甚似吾壻。母嘗之，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

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氈笠戴之？蓋三初登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歡如平生。楊夫婦羅拜請罪，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按小說中有宋金郎事，卽此。但據此，則金其姓而非名，殆傳聞之異乎？

今古奇聞

（春在堂隨筆十）南宋臨安有劉貴者，字君薦，妻王氏，妾陳氏。一日攜其妻往視妻父壽，妻父王翁以其貧也，予錢十五貫，使營什一，留女而遣婿先歸，途遇其友，同飲而醉。及歸，妾見所負錢，問其故。劉貴醉後戲之曰，吾因家貧，不能共活，已貸汝於人矣。此貸錢也。明日當送汝去。言已就枕，卽入睡鄉。妾思告知其父母，乃之鄰人朱三老家，告以故，且寄宿焉，黎明卽行；而劉貴固熟睡未醒。有賊入其家，竊其錢；劉警覺，起而追之。適地下有斧，賊卽取斧，斫劉殺之，盡負

錢去。次日，鄰人見其門久而不啓，入視得狀。朱三老乃言夜間其妾借宿事，因共追尋。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有崔寧者自城中賣絲，亦得錢十五貫，與之同憩。追者至，並要之歸，聞於官，謂妾與崔有姦，殺其夫，竊資偕亡也，竟尸於市。後其妻以夫死家貧，其父王翁使人迎之歸，途遇大雨，避入林中，爲盜所得，據爲妻。偶言及數年前曾爲賊入人家，殺其主人，得錢十五貫。妻乃知殺其夫者卽此盜也，乘閒出告於臨安府，事乃白。殺盜，沒其家資，以其半給其妻，妻遂入尼庵以終。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余於國初人所作小說曰今古奇聞者見之，與今梨園所演十五貫事絕異，且事在南宋，非明時也。疑自宋相傳有十五貫冤獄，後人改易其本末，附會作況太守事耳。十五貫傳奇乃國朝吳縣朱素臣作，去況遠矣。

案十五貫戲言成大禍一篇，蓋取自醒世恆言之卷三十三。原本大禍作巧禍，下有注云，宋本作錯斬崔寧，可知此篇本宋人作，曾有單行本，見錢曾也是園書目卷十宋人詞話類，亦在繆荃孫所刻殘本京本通俗小說卷十五中。余所見今古

奇聞二十二卷，爲王治梅翻刻日本國本，中有髮逆字，當爲清咸豐同治時書，曲園乃云清初人作，豈王氏翻本又有所增益歟？

聊齋誌異

（國朝詩人徵略十四）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諸生，有聊齋集。

（同上引山左詩鈔）柳泉屢試不利，遂肆力於古文，以餘閒搜抉奇怪，著爲志異一書。

（同上引松軒隨筆）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以聊齋爲第一。漁洋有聊齋志異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冷廬雜識六）蒲氏松齡聊齋志異流播海內，幾於家有其書。相傳漁洋山人愛重此書，欲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此說不足信。蒲氏書固雅令，然其描繪狐鬼，多屬寓言，荒幻浮華，奚裨後學？視漁洋所著香祖筆記，居易錄等書，足以扶翼風雅，增

益見聞者，體裁迥殊。而謂漁洋乃欲假以傳耶？

（桐陰清話一）國朝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以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志異爲第一。聞其書初成，就正於王漁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堅不與，因加評隲而還之，並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閒語，愛聽秋墳鬼唱時。余謂得狐爲妻，得鬼爲友，亦事之韻者。

（蟲鳴漫錄二）聊齋爲蒲留仙殫精竭慮之作，爲本朝稗史必傳之書。其中未及檢點者頗多。最可笑者，賈奉雉一段：賈既坐蒲團百餘年，其妻大睡不醒，迨其歸來，已是曾元之世，又復應試爲官，行部至海濱，見一舟，笙歌騰沸，接引而去。賈之識爲郎生，固宜，何以云僕識其人，蓋郎生也？夫此僕爲賈生歸後所用，不得識郎生，爲賈未遇仙時所用，則早與其子孫淪滅矣。文人逞才，率多漏筆，此類是也。

（春在堂隨筆六）蒲留仙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然世所傳本皆十六卷，但雲湖前輩評本亦然。乃今又見乾隆間余歷亭王約軒摘鈔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

首孝，次弟，終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二條爲今本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其略云，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其書汗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亂；又以未經付梓，鈔寫傳訛，寔失其舊。己亥春，余給事歷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鈔本，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幾閱寒暑，始得成帙。然則其書亦舊本也，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不知誰是留仙真蹟。至所分門類，則無甚深意，殊覺無謂。又刪異史氏曰四字，其評語亦不全。惟今本所無諸條，好事者宜錄補之。

（同上八）紀文達公嘗言，聊齋誌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考之筆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爲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然聊齋藻績，不失爲古豔，後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豔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謂爲步武聊齋，何留仙

之不幸也。留僊有文集，世罕知之；朱蘭坡前輩國朝古文彙鈔曾錄其文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纖巧勝，猶之乎志異也。留仙之子名立德，字東石，亦有文集，筆意頗肖其父云。

案俞鴻漸語在印雪軒隨筆中，今錄入閩徵草堂筆記目下。

（同上九）搜神記載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其莖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醫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按蒲留仙聊齋誌異有術人種桃事即本此，乃知小說家多依倣古事而爲之也。

（同上十）定遠方濟隱夢闍黎說云，叔平言吾邑（按謂桐城）地當孔道，明季張獻忠八次來犯不能破，良由官民戮力，衆志成城故也。時邑侯爲直隸進士楊公爾銘，年甫弱冠，豐姿玉暎，貌如處子，而折獄明決，善治軍事，賞罰無私，戰守有法，兵民皆嚴憚之。每出巡城，著小褲，長不及六寸，扶僕從肩，緩緩而行，人多疑爲

女子，卽聊齋所誌易釵而弁之顏氏也。大約顏楊音近而訛傳之耳。又得鳳陽巡撫史可法廬州守將靖南伯黃得功爲外援，獻賊相戒不再犯桐城。邑侯楊公以行取入都，代者爲張公，忘其名，辦善後亦極有法。今楊公張公史公黃公皆各有專祠。按聊齋所記顏氏事，初以爲小說家裝點語耳，今乃知其力守危城，身當大敵，至今猶廟食一方，洵奇女子哉。案頭無聊齋志異，俟假得其書，當更證之。

（茶香室叢鈔十七）國朝周春遼詩話附載染莊社記，金至寧中興平路猛安蒲察孟里撰，出永平府志。其事甚奇，云：契丹時，遼興軍風爨者，行貨，路收一卵，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漸長盈丈，圍將尺許，乃縱之於野。嘗命以名曰雅；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募能捕者；爨知其必雅，乃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殺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俯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爨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伏罪而配焉。按聊齋志異所載大青小青事，似卽本此。風爨姓名甚奇。周云，

風疑卽風，古風字；堯疑堯字之訛。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西山潭柘寺有巨蛇二，呼大青小青，聞磬聲卽出，是蛇名大青小青，實有之也。

又云，王梧溪題虎樹亭詩，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注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噬人，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旁，踰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關亭樹開，扁曰虎樹。是虎亦有大青小青之名。

按水經濁漳水篇注，武強淵之西南側有武強縣故治。耆宿云，邑人有行於塗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是古有此事，雅與二青，均因此附會也。

（茶香室三鈔七）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吉頊之父哲爲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後入相。接近人小說中有姊妹易嫁

事，觀此乃知此等事古已有之。

（茶香室三鈔二十九）國朝龔煒纂林筆談云，明季如皋令王岬，性好蝶，案下得管罪者，許以輸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爲樂。按蒲留仙聊齋志異載此，爲長山王進士岬生事。

（荷學齋日記已集下）雙槐歲鈔有陳御史斷獄一條云，武昌陳御史孟機（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疑其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考掠，故誣服。卽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張生獲釋，人以爲神智。有聲宣正開，至右都御史。案此卽梨園院本釵釧記所從出也。小說之聊齋志異有胭脂一事，云是施恩山爲山東提學道，辨濟南諸生秋隼冤獄，又弋腔演劇有拾釵記，亦曰法門寺，謂劉瑾所出冤獄者，疑皆由此增會。

（三借廬筆談十）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跡相，蓋脫胎於諸子，非僅抗手於左史龍門也。相傳先生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爲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交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携一大磁甕，中貯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櫪，坐於上，煙置茗身畔。見行道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蒞，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特訪之，避不見。三訪皆然。先生嘗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漁洋欲以三千金僦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託人數請，先生鑒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先生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

（新世說二）蒲留仙研精訓典，究心古學，目擊清初亂離時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諷讒者。歷二十年，遂成聊齋志異十六卷，就正於王阮亭，

王欲以重金易其稿，而公不肯，因加評語以還之，並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蒲名松齡，山東淄川人，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願以不得志於有司，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詞，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其書不爲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刹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兒裝，乃言旗俗，遂與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同遭擯斥也。）

（同上六）蒲留仙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誕，爲村中童子師以自給，不求於人。其作聊齋誌異時，每臨晨携一大盜器，中貯苦茗，又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席，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潤色之。如是二十餘年，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而訪之，避不見，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

案王漁洋欲市聊齋志異稿及蒲留仙強執路人使說異聞二事，最爲無稽，而世人偏豔傳之，可異也。余所見關於蒲氏事迹之文，尙有張元所撰墓表，附聊齋文集末，及淄川縣志之蒲松齡傳，在呂湛恩詳注聊齋誌異卷端。李桓耆獻類徵（四百三十一文藝九）蒲松齡下所錄，亦止淄川縣志及張維屏詩人徵略引江左詩鈔；惟末有注云，按蒲先生又著有省身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等書。

女仙外史

（通俗編三十七）明史成祖紀，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于卸石，賽兒逸去。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敗賊于安邱，指揮王真敗賊于諸城，獻俘京師。按雜說，唐賽兒夫死，祭墓徑山麓，見石鏡露出石匣，發視得妖書，取以究習，遂得通諸術。削髮爲尼，以其教施于村

里，凡衣食財物，隨須以術運至。細民翕然從之，漸至數萬。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衆。既而捕得，將伏法，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本被體，鐵繩繫足，僅嘗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好事者演其事，謂之女仙外史。

案野獲編（二十九）所載，與此所謂雜說者頗不同。其文云：永樂十八年，山東魚臺縣妖婦唐賽兒，本縣民林三妻，少誦佛經，喜號佛母，詭言能知前徵成敗事。又能剪紙爲人馬相鬥；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擁衆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歿。上命使曉驛招撫之，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賊衆敗去；餘黨漸俘至京師，而賊首不得。上以賽兒久稽大刑，慮削髮爲尼，或遁去道士中，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既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爲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師，而賽兒終不獲。一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發土得一石匣，中有兵書寶劍。賽兒秘

之，因以叛，後終逸去，蓋神人所祐助云。

（茶香室叢鈔十七）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吳人呂文兆熊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按女仙外史一書，余在京師曾見之，不知爲呂文兆所作也。

案本書有陳弈禧序，劉廷璣品題及作者序跋，可略知呂熊事迹及成書時代，今最錄之。逸田叟呂熊字文兆，文章經濟，精奧卓拔，奇士也，其生平著述，如詩經六藝辨、明史斷、續廣輿志，發明三唐六義，並詩古文諸稿幾數百卷（陳序）。康熙四十年，劉廷璣之任江西學使，八月望維舟龍游，熊從玉山來見，云將作女仙外史。四十一年，熊客于江西學使署。四十二年，廷璣落職，冬，旅于清江浦。次年，熊自南來，云外史已成（品題）。其自序當爲此時作，自稱古稀，則生于明末或清初也。四十七年，陳弈禧補江西南安守，遇熊于淮南，延之修郡乘，熊以外史示之，請序（陳序）。五十年，遂梓行（自跋）。

儒林外史

（茶香室續鈔十三）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爲作傳。按嘉興李富孫鶴徵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惟有吳檠字青然，全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

（關隴輿中偶憶編）小說家如儒林外史，臧否人物，隱有所指，可與聊齋諧鐸並傳。

（茶香室叢鈔十七）唐馮翊桂苑叢談云，進士張祐自稱豪俠，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乎？曰，然。客曰，有一籬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

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乃傾囊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及期不至。張慮囊首爲累，遣家人埋之，乃豕首也。按今稗官家有敷衍此事者，莫知其本此，故記之。

野叟曝言

（江陰藝文志凡例）夏二銘先生之野叟曝言。

（光緒江陰縣志十文苑傳）夏敬渠字懋修，諸生，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壯游京師，有貴顯聞而致焉，議偶不合，指尺不稍避，致爲動容加禮，欲延致賓館，敬渠謝弗往。生平足跡幾徧海內，所交盡賢豪。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詩文集若干卷。

按志列敬渠于趙曉明之後，鳳應韶之前，則乾隆時人也。所著四種之外，金武

祥江陰藝文志(下)又舉有唐詩臆解，亦吾吟，鼠肝集，五都吟，吳歛吟，瓠
齏吟，韎韞吟，浣玉集詩鈔二卷續四卷。注云，見江上詩鈔。小說小話云，二
銘有種玉堂集。半農見借浣玉軒集一部，凡四卷，題曾姪孫子沐輯校。首有
浣玉軒著書目，爲綱目舉正四卷；全史約論無卷數；醫學發蒙四卷；浣玉軒文
集四卷，卽合經史餘論及學古編等所成，浣玉軒詩集二卷則輯亦吾吟，向日
吟，五都吟，鼠肝吟，吳歛吟，韎韞吟，瓠齏吟等編爲一者也；又有唐詩臆解
二卷。諸書爲嘉慶間其子祖耀所輯，今皆不存。綱目舉正下有祖耀案語云；是
書旣成，攜入閩中，祈故友福建撫軍富公綱奏呈，未果；歸，遇乾隆丙午南
巡，赴蘇迎鑾，擬躬進獻，又有所阻云云。今俗傳二銘將獻野叟曝言，爲其女
設謀阻止者，蓋卽由此誤傳。

紅樓夢

（隨園詩話二）康熙間，曹練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得；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隸隸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按曹寅字棟亭，雪芹之祖也，此誤。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九引聽松廬詩話）容若原名成德，大學士明珠子，世所傳紅樓夢賈寶玉，蓋卽其人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其詩善言情，又好言愁，摘錄兩首，可想見其人。……幽谷有美人，無言若有思。含顰但斜睇，吁嗟憐者誰？予本多情入，寸心聊自持，私心託遠夢，初日照簾帷。詩中美人，卽林黛玉耶？

（同上引松軒隨筆）容若無題起句云，是誰看月是誰愁？余爲作出句云，同我惜花同我病。兩句中皆有黛玉在。

（勸戒四錄四）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傳。爲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真）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以開卷之秦氏爲入情之始，以卷終之小青爲點睛之筆。摹寫柔情，婉變萬狀，啓人淫竇，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曼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尙嫌其手筆遠遜原書，而不知原書實爲厲階，諸刻特衍誨淫之謬種，其弊一也。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往向人夸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爲之感歎欷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爲誣讒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

書所云驕奢淫佚，將由惡終者哉？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房坊剞劂，經我訪出，曾褫其衿，焚其版，一時觀聽，頗爲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詖行之尤，無非糟蹋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真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爲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桐陰清話七）樵散軒叢談載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間有之，然皆抄錄無刊本；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中人藉以抄出，刊板刷印漁利。其書一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余所目擊，後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云云。按紅樓夢八十回以後，皆高蘭墅（鶚）所補，見船山詩注。

（粟香隨筆五）容若名性德，原名成德，滿洲人，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大學士明珠子，生長華閥，勤于學問，通志堂經解卽其所刻，又輯全唐詩選，自著有通志堂集。有絕句云，綠槐陰轉小闌干，八尺龍鬚玉篔簹寒，自把紅窗開一扇，放他明月枕邊看。張南山謂其最近韓冬郎。

（燕下鄉勝錄五）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鮑琦亭集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玉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

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園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

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

案陞錄後改名郎潛紀聞二筆，此條在卷三。

（郎潛紀聞三筆一）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馭，駐蹕於江甯織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渥；會庭中護花盛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字以賜。考史，大臣母高年召見者，或給扶，或賜幣，或稱老福，從無親灑翰墨之事。曹氏母子，洵昌黎所云上祥下瑞無休期矣。

案此與紅樓夢無大關係，惟曹寅之母姓孫，又曾朝謁得厚賚，則爲考雪芹家世者所未道及，故拈出之。

（茶香室三鈔七）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詩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格，先後齊名，所稱十二釵

也。按此，則今小說中所稱金陵十二釵，亦非無本。

（同上九）國朝禮親王昭璉嘯亭雜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賚，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安時，以倨傲和相故嬰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

世傳紅樓夢小說爲演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

嘯亭雜錄又載癸酉之變云，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窶，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被害。按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矣。

又云，納蘭侍衛甯秀，爲明珠太傅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

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卽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卽斯人歟？

夜譚隨錄

（嘯亭續錄三）有滿州縣令（和邦額）著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穢，殊不及也。其中有記與狐爲友者云，與若輩爲友，終爲所害，用意已屬狂謬。至陸生楠之事，直爲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劾者，亦僥倖之至矣。

耳食錄

（國朝詩人徵略五十三）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有青芝山館詩文集。

（國朝詩人徵略五十引聽松廬文鈔）蓮裳初名宮譜，少日喜爲奇麗之文，曾撰耳食錄一書。壯歲韻語益工，兼工駢體。既登賢書，屢試不第。憶辛未春闈後，訪余于萬明寺，既而彼此輟罷出都，遂不復相見。聞其臺筆江湖，爲諸侯客，鬱鬱不得志，竟侘傺以終。才士假塞，自古歎之。然其詩文足以傳世，珠光劍氣，詎受塵埋。以之位置於琴裳、芙初之間，允堪伯仲。

（同上二編五十三引聽松廬詩話）江西詩家，蔣苕生後，當推樂蓮裳、吳蘭雪。兩人同爲江西人，同爲孝廉，同爲翁覃谿先生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蓮裳久居幕府，蘭雪久居京師，晚歲詩名，吳盛於樂。然合兩集觀之，香蘇應酬投贈，外心較多，不如青芝多內心也。

閱徵章堂筆記

（印雪軒隨筆二）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閱徵章堂五種。

蓋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若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於描頭畫角，而敷宣妙義，舌可生花，指示羣迷，頭能點石，非留仙所及也。微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然亦自有平情之論，令人首肯。至若諧鐸夜談隨錄等書，皆欲步武留仙者，飯後茶餘，尙可資以解悶；降而至於袁隨園之子不語，則直付之一炬可矣。

（國朝詩人徵略三十五引聽松廬文鈔）或言紀文達公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今人目中所見書不多，故偶有一知半解，便自矜爲創獲，不知其說或爲古人所已言，或爲昔人所已駁，其不爲牀上之牀，屋下之屋者；蓋亦鮮矣。文達之不輕著書，正以目逾萬卷，胸有千秋故也。或又言文達不著書，何以喜撰小說？余曰，此文達之深心也，蓋考據辨論諸書，至於今已大備，且其書非留心學問者多不寓目；而稗官小說，搜神誌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文達卽於此寓勸戒之方，含箴規之意。託之於小

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諧談而其言易入。然則關微草堂筆記數種，其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乎？觀者慎無以小說忽之。

（射鷹樓詩話二十）河間紀文達公著灤陽銷夏錄，槐西雜記，如是我聞，姑妄聽之。四種，總名曰關微草堂集。其託狐鬼以勸世可也，而託狐鬼以譏刺宋儒則不可。宋儒雖不無可議，不妨直言其弊，託狐鬼以譏刺之，近於狎侮前人，豈君子所出此乎？建甯吳厚園茂才詩云，莫易雌黃前輩錯，寸心也自細評量。真和易之言。

（吹網錄五）紀文達公灤陽續錄載其座師介野園宗伯丁丑年所作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御園，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文達自言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擬問公，竟因循忘之。郭頻伽明經靈芬館詩話謂元遺山探花詞五首中有句云，殿前鸚鵡喚新班，是此公所本，然去一喚字，於理未協。（此以喚字屬鸚鵡，故謂去之未協。）余偶檢中州集，第八卷即載前詩，是金吏部尙書張大節所作，題爲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詩中所異者，御園爲杏園，摧頽爲不

妨，四見爲三見，作狀元爲是狀元耳。介公殆見此詩，事頗類己，偶書之而略改數字，見者誤爲公作歟？至鸚鵡新班，當是金源故事，尙須博考。頻伽亦以此詩爲介公作，故謂遺山句是其所本。若就金人而言，據中州集小傳，張大節於明昌初已請老，計在遺山之前數十年，應是遺山詩本之張句，喚字之可去與否，亦難以臆定也。（考元初王鶚汝南遺事總論注，呂子成名造，承安二年詞賦狀元。核之遺山年譜，是年才八歲耳。雷甘谿浚曰，元遺山探花詞，禁裏蒼龍啓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似只是鸚鵡喚人意，並無所本；喚字自不可去。鸚鵡新班當別有出，二語各不相涉。）

（國朝先正事略二十紀文達公事略）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不復自爲撰著。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擻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公胸有千秋，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目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其感人爲易入。

自文集外，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凡七種，中多見道之言。

（新菴筆記四）今之文學家，類各有一筆記，而所記往往不足觀。近百年來，惟紀氏之閱微草堂筆記用筆流暢，剖理透闢，洵稱傑構。而其全集所傳，轉少出奇之文，則其平日載筆，意匠經營，煞費苦衷而不以輕心掉之，概可想見。雖狐鬼蛇神，教忠教孝諸條，過於迂腐，要亦時勢限之。……

（新世說二）紀曉嵐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一書，此外不復自爲撰著。嘗謂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創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故公胸有千秋，而不輕著一書，其所欲言者，悉於四庫提要中闡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公文集外，所著爲閱微草堂筆記七種。）

案筆記實止五種，此承李元度先正事略之誤。

六合內外瑣言 蟬史

（玉麈集上）屠進士紳弱冠卽通籍。其爲詩有雋才，余最愛其佳禾篇贈何明府云云，七古送陳伯玉云云，十月朔階黃仲則飲旗亭云云，憶上人某云云。近體亦佳，記其一聯云，風雨十年留鐵甕，雲山千古話銅官。有笏岩近藁，余及趙君味辛爲之序。

（北江詩話）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

（同上）屠刺史紳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詩云，閒情究累韓光政，醇酒終傷魏信陵，蓋傷之也。

（客窗偶筆一）余家半里許西觀村屠氏，世業農。乾隆壬午癸未，屠氏子名紳字尋巖鄉會聯捷，授雲南師宗令，擢尋甸州牧，今任廣州別駕。……笏巖幼孤，資質聰，蚤擅才名，年十三遊邑庠，十九捷鄉薦，二十成進士。……歲丁未，笏巖遷愛

旬州刺史，入覲回滇，過常郡，余與晤於蔣潁州太守立庵齋，燈昏畫燭，鼓打譙樓，爲余歌赤壁賦，余填鳳凰臺上憶吹簫贈之。……迄今魚雁音乖，雲山望杳，四方奔走，故我依然，而每憶浩歌，猶覺洋洋盈耳也。

（習園藏稿鶚亭詩話合序）……余先生懇摯周洽，相對如老經師。屠先生則負不可一世之概，揮金如土，避俗若仇，於今人中皆不能多見者。辛酉春夏間，予以選人赴吏部，屠先生適候補入都，飲酒賦詩，晨夕相往來。予出京十二日，而先生頓卒於客寓。遺愛云亡，老成凋謝，晨星零雨，愈用黯然。……

（江陰縣志十四選舉表）屠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鄉舉，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甲科。字賢書，尋旬州知州。

（粟香隨筆二）屠笏巖刺史名紳，又號賢書，所居西貫，與余居前後相望。先曾祖客窗筆記中屠氏善報一條，卽紀其先代積累之由，今則式微甚矣。所著有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署黍餘齋孫編，蟬史二十卷，署磊砢山人撰。近年上海以洋版刷印，

流傳頗廣。洪稚存太史言其詩如蓄沼文魚，栽盆紅藥。庚申亂後，迄未見其詩集也。余雜憶鄉居詩云，州守風流憶往時，忽焉舊澤鮮留遺，瑣言蟬史猶傳遍，不見文魚紅藥詩。

（粟香三筆五）陸祁生先生崇百藥齋五哀詩，哀廣州通判屠君紳云，心期鬱鬱向誰陳，論定斯人我最真，游戲文章都奧衍，猖狂意氣劇酸辛，憐才熱淚傾如水，垂老柔鄉葬此身，卻悔臨歧殊草草，危言含意未全伸。卽詠笏巖刺史也。其所著六合內外瑣言初名瓊蛸雜記，吳穀人祭酒有序，乃以吳錫麒署姬金麟，其談詭如此。六合內外瑣言及蟬史二種，縣志皆不載；僅載其酌酒與儲玉琴詩一首云，當筵那復問悲歡，念爾茫茫感百端，風雨十年家鐵甕，雲山一夕話銅官，誰憐冷鍛稀康竈，我愧虛彈貢禹冠，今夜蓉城好明月，醉中猶得坐團圓。余見亦有生齋集有屠賢書詩序，稱其曠則出塵，時得神解，惜無由見其全集也。

燕山外史

（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三秀水藝術傳）陳球字蘊齋，諸生。家貧，以賣畫自給。工駢儷，喜傳奇，嘗取明馮祭酒夢楨敍寶生事，演成燕山外史，事屬野稗，才華淹博。墨香居畫識稱其善山水。（新纂）

（又八十二經籍志子部小說家）陳球燕山外史八卷。

品花寶鑑

（夢華瑣簿）常州陳少逸撰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之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弦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又得金聖歎諸人爲野狐教主，以之論禪悅，論文法，張皇揚詡，耳食者幾奉爲金科玉律矣。紅樓夢石頭記出，盡脫窠臼，別闢蹊徑，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

石人物之筆，描寫閨房小兒女喁喁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竹枝詞所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記一時風氣，非真有所不足於此書也。余自幼酷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既久，遂得二千餘籤，擬汰而存之，更爲補苴掇拾，葺成紅樓夢注，凡朝章國典之外，一切鄙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滙而記之。不賢者識其小者，似不無小補焉。其禪悅文法，託諸空言，概在所屏，似與耳食者不同。今勿勿十餘年，未能脫稿，殊自慚也。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爲博物君子，不惜獼祭填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爲小說耶？卽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羣飲，行令糾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紅樓夢敘述兒女子事，真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爲諸伶人寫照，吾每謂文人以擇題爲第一義，正謂此也。正如金瓶梅極力摹繪市井小人，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閨

閱大家，如積薪然，後來者居上矣。顧余有私見，欲獻而商之者，寶鑑中所稱士大夫，我輩爲尊親賢者諱，禮固宜之。至其中小人如奚老土之類，夫也不良，歌以諱之，不忍斥言，亦忠厚之至。獨至杜琴言等十伶官，亦別立名目，此大不必。若輩方幸得附驥尾而名益顯，奈何忍使湮沒弗彰乎？桐仙爲余言，杜琴言卽桐仙也，書中推爲第一，未知信否？其十人者，曰杜琴言，袁寶珠，蘇蕙芳，陸素蘭，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蘭保，桂保，秦琪官。十人者皆不知何所指，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素蘭春喜玉林雖有其人，皆與此書所述不稱，必別有所謂也。余丁酉夏從嚴州友吳立臣（達）案頭見之，迫欲借抄，未得其便。聞季卿言，少逸館內城一尙書郎家，咫尺天涯，未能一握手爲笑，殊恨無緣。暇日作尺一書致少逸，述鄙見質之，方把筆而難作，書未及達也。立臣亦緣事論城旦。所謂品花寶鑑者，不知落誰何人之手，或者如歐公文，有蛟龍妬且護之耶？（寶鑑是年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遊廣西歸京，乃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見其刊本。戊辰九月，掌生

包公案

（茶香室三鈔二十三）明鄭仲夔耳新云，周季侯令仁和，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隨至冒觸。周沈思良久，屬能幹捕差二人，令往拘張清風。兩人商曰，捕風捉影，安有此理？乃相與登酒樓，樓上有談某疾篤，諸醫無效。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問張青峯狀。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拘其妻至縣。周訊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復謀娶妾。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妾即欲尋死，因念無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臺，冤伸有日。但渠爲某氏延去，須就其處拘之。周命前差往拘，一訊果服。按今小說家演包孝肅事，有捕落帽風一事，不知其本此也。

施公案

（燕下鄉脞錄四）少時卽聞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涖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按公爲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累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徵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三俠五義

（小說小話）三俠五義一書曲園俞氏就石玉崐本序行，易其名爲七俠五義。（書中三俠，謂南俠，北俠，雙俠也。曲園因其人數爲四，疑有錯誤，遂湊入智化等，又改小義士艾虎爲小俠而稱七俠。常笑曲園賅博而不知有三王〔禹湯文武亦四人，三俠蓋用其例〕，豈非怪事？）此書人物地址稱謂，多寓遊戲，作者亦無一定宗旨。（俗本龍圖公案中有五鼠鬧東京一事，作者殆惡其荒陋而另出機杼，借題發揮，章回小說家本有此一種。如元人二郎神雜劇，因楊戩擅作威福，比之灌口神而作；而西遊記封神榜卽以灌口神爲楊戩，侈敘其神通。水滸記有西門潘氏通姦一段，而金瓶梅之百餘回洋洋大篇，卽從此出，皆其一例也。）然豪情壯采，可集劍俠傳之大成，排水滸記之壁壘。而又有一特色，爲二書所不及者，則自始至終百萬餘言，除夢兆冤魂以外，絕無神怪妖妄之談（如水滸記高唐州芒碭山諸回，實耐菴敗筆），

而摹寫人情冷暖，世途險惡，亦曲盡其妙，不獨爲俠義添頰毫也。宜其爲鴻儒欣賞，而刺激社會之力，至今未衰焉。

青樓夢

（三借廬筆談四）余幼作客，歷館胥門，幾及十年，所交亦衆，惟趨炎逐熱，俱非同心，獨吟香一人可共患難。君姓俞名達，自號慕真山人，中年累於情，比來揚州夢醒，志在山林，而塵網羈牽，遑難擺脫，甲申初夏，遽以風疾亡。著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開鷗集等書。詩亦清新不俗，夜過青浦云，一櫂長驅去，篷窗興不孤，港收陳墓鎮，風送澗山湖，橋影月扶直，船聲浪激巖，魚龍多變幻，放眼亦仙乎。遊磨盤山云，鳥道盤盤壁萬尋，支筇選勝獨登臨，寺餘半角佛猶古，徑轉三叉雲更深，夕照淡扶孤塔直，西風寒釀暮鐘沈，題詩一笑留鴻爪，要與山林證素心。舟次潞關云，篷窗屈指算征郵，猶聽吳音到耳柔，分付征帆遲一夕，

要留明日別蘇州。遨遊真娘墓云，何處理香土一坏，墓前短碣沒蒿萊，芳魂地下曾知否，踏遍斜陽我獨來。雜句如晚眺云，一灣流水環溪曲，半角斜陽落塔尖。遣懷云，貧惹人嫌休算辱，愁須自遣不妨瞞。題虎邱寺壁云，壞塔風淒鈴語寂，荒池水激劍光浮。縱筆云，惟有癡情難學佛，獨無媚骨不如人。五言如山中云，林深酣鳥樂，山靜笑人忙。渡太湖云，勢挾魚龍壯，聲驕鷹隼呼。夢中得句云，花濃忙亂蝶，波靜穩閒鷗。皆佳。

官場現形記

（新菴筆記三）昔南亭亭長李伯元徵君創遊戲報，一時靡然從風，效顰者踵相接也。南亭乃喟然曰，何善步趨而不知變哉？遂設繁華報，別樹一幟，一紙風行，千言日試，雖滑稽玩世之文，而識者咸推重之。丙午三月，徵君赴修文之召，惜秋生歐陽巨源繼之。……

二十年日觀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筆記一）果報之說，儒者不談，然有時相值之巧，雖欲謂之非果報而不得者，使非余親見之，猶未敢以爲信也。臨桂某甲，諱其姓名，本宦家子，與其弟同寓上海，瞰其弟之私蓄，欲分之，弟不可。甲父宦天津，甲惑於婦言，密達書於父，誣其弟以穢事。父得書大怒，馳書促其少子死。甲得父書，持以迫其弟；弟泣求免，不可，遂仰藥。甲卽謀鬻其弟婦，弟婦懼，奔余求救，余許以明日往責甲，及明日往，其弟婦已在妓院矣。卽走妓院威其鴇，迫令退還，爲之擇配，謂事已了矣。不數日，有人走告余，謂甲婦爲人拐逃，甲已悔恨而爲僧。以甲之非人也，一笑置之。閱數月，又有以異事來告者，謂某乙利甲婦之儲藏，誘拐之，旣盡所有，狂恣凌虐，婦不堪其苦，已奔某妓院，儼然娼矣。某妓院。卽甲鬻弟婦處也。初不信，訪之果然。婦且笑語承迎，略不自愧。嗚呼，請君入甕，其報何酷且速哉！此

事余引入所撰二十年日觀之怪現狀中，而變易其姓名，彰其惡而諱其人，存厚道也。

（新菴筆記三）滌菴叢話載會見某報刊婁西任庸子投函云，吳研人先生小說巨子，其在橫濱則著痛史，在歇浦則作上海遊驂錄與怪現狀，識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還我靈魂記，又何說也？因作輓聯曰，百戰文壇真福將，十年前死是完人。評說確切，蓋棺定論，研人有知，當亦俯首矣云云。按研人元字爾人，某女士爲畫扇，誤署爾仁，研人喏曰，疆蠶我矣！亟易爲研人，蓋爾研音同也。滌菴叢話竟體誤作研人，則滌菴庸子二子之所以知研人者，亦云僅矣。研人性彊毅，平生不欲下人，坐是坎壈沒身，死而有知，詎俯首於此一二無聊之語，吾知其必不然矣。研人先生及余皆嘗任橫濱新小說社譯著事，自滬郵稿，雖後先東渡日本，然別有所營，非事著書也。其在滬所成小說，無慮三十餘種，遊驂錄怪現狀特九牛之一毛。且所著因人因地因時，各有變態，觸類旁通，輒以命筆，一無成見，而文章自臻妙境。其爲讀

者敬愛，詎止此三作乎哉？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先生爲市僧作還我靈魂記，猶是失言之過。所作酬應文字，類此者不知凡幾，殆亦文人通病，烏得以咎跼人？是記別開蹊徑，文致殊佳，惜天不永年，遂使此藥與斯文同腐，於先生何憾焉。同時日報主筆如病鴛雲水玉聲諸君，且受庸藥肆劇場，專事歌頌，則又何說？古之人有爲文諛墓以致重金者，今人獨不可以諛藥邪？還我靈魂記甫脫稿，市僧立奉三百金以去；先生卽資以壽老母，開筵稱觴，名流畢集。李懷霜先生嘗爲駢儷之文，慶其有古稀現存，刊載天鐸報，信而有徵。爲人子者苟同此心，何必前死十年，始爲完人？夫完人界說，亦至泛濫，將以功業蓋世，聲施爛然，無纖毫疵病者爲完人乎？則凡人之所難，跼人非其類也。將以鄉鄙自好，無毀無譽者爲完人乎？則跼人怒目翕張，不屑爲也。瑕瑜互見，卽非完人，則勢必胥納天下人於僞君子之塗而後可，是豈跼人先生之所自許哉？余知跼人最稔，不得不寫其真以告滌菴庸子。其行誼，則懷霜先生我佛山人傳言之綦詳，不更贅一辭。

我佛山人筆記序）南海吳趼人先生以小說名於世，每有撰述，無不傾動一時。余於清光緒丙午丁未之際，創刊月月小說，延先生主筆政。此報頗有名，後未幾，先生即歸道山，報亦停刊。先生著述，以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一書為最著，固婦孺能道之。其他零星文字，散逸不收，市上有拾其遺稿為之刊布者，曰趼人筆記，曰我佛山人，曰筆記小說，約數種。或自報紙采錄，或且雜以偽作，要非先生所樂為刊布者也。……民國四年三月，休寧汪維甫序。

（新世說四）吳趼人自號我佛山人，神宇軒然，望而知為高逸之士，惟目甚短視。每有所著述，下筆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為之，味爽乃少休。以酒為糧，或逾月不一飯。（吳名沃堯，廣東南海人，光緒時以小說名於滬。）

空白页

源流

（七修類稿二十二）小說起宋仁宗時。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閭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

（兩般秋雨齋隨筆一）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矣。傳奇者，裴餽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歸田瑣記七）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故事編成七言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

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案宋時市井間所謂小說，乃雜劇中說話之一種，詳見都城紀勝，東京夢華錄，夢梁錄及古杭夢游錄非因進講宮中而起也，郎瑛說非，二梁更承其誤。

（通俗編七）新論，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諭，以作短書。按古凡雜說短記，不本經典者，概比小道，謂之小說，乃諸子雜家之流，非若今之穢誕言也。輟耕錄言宋有譚詞小說，乃始指今小說矣。水東日記，書坊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蓄而人有之；痴騷婦女，尤所酷好，因目爲女通鑑。七修類稿，小說起宋仁宗時，蓋時太平日久，國家閒暇，欲進新奇之事以娛之，故小說每得勝頭回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

（九九消夏錄十二）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而口

說之。見四庫全書提要雜史類附注。按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此卽平話也。永樂大典所收，必多此等書；如得見之，亦足銷閒而娛老矣。

宋劉斧所著青瑣高議，每條各有七字標目，如張乖崖明斷分財，回處士磨鏡題詩之類，頗與平話體例相近。明萬歷間，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郭子章巡撫貴州，與李化龍同討平之。化龍時巡撫四川，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事平，化龍有平播全書之作。其後一二武弁，造作平話，以播事全歸化龍一人之功。子章不平，作平播始末二卷以辨其誣。據此，知明人於時事亦有平話也。

（同上）明楊東明所繪河南饑民圖，至今猶有刻本，乃東明萬歷中所上也。圖凡十有四：前十三圖繪饑民之狀，各繫以說；末一圖乃東明拜疏之象，亦有說曰，這望闕叩頭的就是刑科右給事中小臣楊東明。諸說皆俚俗之語，冀人主閱之，易於動聽，亦深費苦心矣。

明薛夢李教家類纂一書。首以圖說，繪畫故事而係之以說云，這一個門內站的人是某朝某人云云。疑明代通行小說平話，有此體也。

評 刻

（書影一）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間游吾梁，與雍邱侯五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後誤納一麗質，爲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鳴冤邑令前；惜乎無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遺骸至今旅泊雍邱郭外。

案嘗見水滸傳二種：一曰忠義水滸傳，凡一百回，有李贄序；一曰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凡一百二十回，有楚人楊定見序。卷中並有批語，稱出李卓吾手，而膚陋殊甚，殆卽葉文通輩所爲。

（勸戒四錄四）汪棣香曰，施耐菴成水滸傳，奸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啞。金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傳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

（茶香室叢鈔十七）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識云，三國演義叙述不乖正史，而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倣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西遊爲證道之書，邱長春借說金丹奧旨，汪澹漪批注處，大半摸索皮毛，卽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邪？金瓶梅以淫說法，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按金聖歎評水滸，人人知之。至三國演義爲杭永年評，西遊爲汪澹漪評，金瓶梅爲張竹坡評，則知者鮮矣。金瓶梅余未寓目；

至西遊記，每回必有悟一子評，其卽汪澹漪乎？惟邱長春別有西遊記，非此書也。劉氏沿襲俗說，失之。

禁黜

（癸巳存稿九）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爲念佛，三國演義爲關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僞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准，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二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燬，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燬；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尚，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坊市紛紛搜查，

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十駕養新錄十八）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無非奇詭妖豔之事，任意編造，誑惑後輩。而牛僧孺周秦行紀尤爲狂誕，至稱德宗爲沈瀟兒，則幾於大不敬矣。李衛公窮愁志載其文，意在族滅其家而始快，雖怨毒之詞，未免過當，而僧孺之妄談，實有以招之也。（或云僧孺本無此記，衛公門客僞造耳。）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爲矣。而市井無賴，別有說書一家，演義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爲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求益齋文集五佩雅堂書目小說類序）昔許文正公有言，弓矢所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信哉斯言。自文字作而簡策興，聖賢遺訓，藉以不墜，而惑世誣民之書，亦因是得傳。有爲書至陋若嬉戲不足道，而亦能爲害者，如小說是已。虞初齊諧，其來已久，魏晉至唐，作者浸廣，宋以後尤多，其詭誕鄙褻亦日益甚。觀者猶且廢時失業，放蕩心氣，况於爲之者哉？下至閭巷小人，轉相慕效，更爲傳奇演

義之類，盡誑愚蒙，敗壞風俗，流毒尤甚。夫人幸而讀書，能文辭，既不能立言，有補於世，汲汲焉思以著述取名，斯已陋矣。然亦何事不可爲者？何至降而爲小說，敝神勞思，取媚流俗，甘爲識者所恥笑，甚矣其不自重也！然亦學術之衰，無良師友教誨規益之助，故邪辟汙下，至於此極而不自悟其非。嗚呼，可哀也已！魏晉以來小說，傳世既久，余家亦間有之，其辭或稍雅馴，姑列於目；而論其失，以爲後戒焉。

（嘯亭雜錄十）按紀曉嵐宗伯灤陽續錄載五火神事，力辨其妄。因思委巷瑣談，雖不足與辯，然使村夫野婦聞之，足使顛倒黑白。如關公釋曹操，潘美陷楊業，此顯然者。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逆事，乃以鐵景二公爲奸佞。又有正統傳，以于忠肅爲元惡大憝。又本朝佛撫院盲詞，以李文襄公（之芳）爲奸臣，包庇其弟。此皆以忠爲奸，使人豎髮。不知作俑者始自何人？任使流傳後世，不加禁止，亦有司之過也。

（嘯亭續錄二）自金聖歎好批小說，以爲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爲把玩。余以小說初無一佳者；其他庸劣者無足論，卽以前二書論之。水滸傳官階地里，雖習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旣爲魯達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楊志奚急行數十日尙未至，又紆至山東鄆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圭角，始爲著書體裁，如太史公漢興諸王侯是也。今於魯達林冲，詳爲鋪敘，至盧俊義關勝輩，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無一見長者。又於馬麟蔣敬等四五人，層見疊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莊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傳無異，此善讀書人必能辨別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敘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屢亂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尙未見高輅宋元通鑑者，無論宋金正史，兪州山人何至謗陋若此，必爲贗作無疑也。世人於古今經史，略不過目，而津津於淫邪

庸鄙之書，稱贊不已，甚無謂也。

雜說

（五雜組十五）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尅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遊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娘白猿

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荆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怪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

（觚賸續編一）傳奇演義，卽詩歌紀傳之變而爲通俗者，哀豔奇恣，各有專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撰，寄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爲赤髮鬼，易鐵天王鼉蓋爲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卽僧孺。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携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嗜，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古以孝稱者，莫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慟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香祖筆記十）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聞昭烈帝敗則蹙蹙，曹操敗則歡喜踊躍，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

（茶香室叢鈔十七）平妖傳，禪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話也。倭袍，珍珠塔，三笑姻緣，皆彈詞也。乃曲海所載，則皆有曲本。學問無窮，卽此可見矣。

（小說小話）開羅貫中有十七史演義，今惟三國演義流行最廣（據陳鼎黔滇紀游關索嶺考，則以三國演義爲王質甫作，不知何本），其次則隋唐演義亦稍傳布，餘無可稽矣。茲據余少時所見而能追憶者，依歷史時代，不問良劣，略次於左——

開關傳 顛覆無可觀。

禹會塗山記 點竄古書，頗見駭博，惟大戰行風氏一段，未脫俗套。聞此書係某

名士與座客賭勝，窮一日夜之力所成，不知是原本否？

采女傳。係叙彭祖與霸，娶八十一妻，生百五十子，皆擅才智。殷不能制，物色

得采女，進於彭祖，以房中術殺之。設想頗奇，但多淫穢語。

封神榜。相傳爲一老儒所作，以板值代奩贈嫁女者。

西周志。鋪張昭王南征，穆王見西王母及平徐偃王事。較列國志稍有變化，而語

多不根。

東周列國志。亦見經營慘澹之功，惟左國史記之叙事，妙絕千古，妄爲變換鋪

張，不免點金成鐵。

前後七國志。惡劣。

西漢演義。平行。

昭陽趣史。本飛燕外傳，不脫通常色情小說習氣。

東漢演義。與西漢演義如出一手。

班定遠平西記 杜撰無理，不如近人所著雜劇也。

三國演義 武人奉爲孫吳，儻父信逾陳裴，重譯者數國，頗見價值。

後三國志 惡劣。

兩晉演義 平行。

南北史演義 稍有興味，惟裝點鬼怪，殊爲蛇足。

禪真逸史 有前後篇。書中主人公前編爲林澹然，後編爲瞿琰，至點綴以薛舉杜

伏威諸人之三生因果，憑空結撰，不知其命意何在。

梁武帝外傳 與東西漢演義伯仲。

隋煬豔史 不俗。

隋唐演義 證引頗宏富，自隋平陳至唐玄宗復辟止，貫穿百數十年事跡，一絲不

紊，頗見力量，信足與三國演義抗行。

說唐 征東 征西 皆惡劣。蓋隋唐演義詞旨淵雅，不合社會之程度，點者另編

此等書，以徇俗好。凡余所評爲惡劣者，皆最得社會之歡迎，所謂都都平文我，學生滿堂坐，俗情大抵如是，豈止葉公之好龍哉？

錦香亭 以雷萬春甥女爲主，而間以睢陽守城事，不倫不類，亦惡札也。

反唐 綠牡丹 與說唐等略同。

則天外史 頗有依據，筆亦姚冶，可與隋煬豔史相匹；非濃情快史，如意君傳，狄公案等所能望其項背也。

殘唐演義 飛龍傳 太祖下江南 金槍傳 萬花樓 平南傳 平西傳 皆惡劣。

平妖傳 雖涉神怪，然王則本以妖妄煽亂，非節外生枝。而如張鸞嚴三點趙無暇諸葛遂多目神事，皆有所本。叙次亦明爽，不可與許旌陽傳，升仙傳，四遊記

諸書，鬼笑靈譚，絕無意識者等觀。

水滸記 已有專論。

英雄譜 卽羅貫中之續水滸。筆墨亦遠不如前集，無論宗旨，宜金采之極口詆斥

也。

水滸後傳 處處模仿前傳，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

蕩寇志 警絕處幾欲駕耐庵而上之（如陳麗卿楊騰蛟諸傳，及高平山採藥，荀冠仙指迷各段，皆耐庵履齒所未經），惜通體不相稱；而一百八入之因果，雖針鋒相對，未免過露痕迹。

精忠傳 平行。

岳傳 較精忠傳稍有興會，而失之荒俚。岳忠武爲我國武士道中之山海麟鳳，卽就其本傳鋪張，已足震鑠古今，此書多設支節，反令忠武減色。凡通俗歷史小說中，於第一流人物，輒暗加抑置，謂並世似彼者有若而人，勝彼者有若而人。如說唐中之秦瓊尉遲恭，英烈傳中之常開平，此書之忠武，皆若僥倖成名者。意謂天下之大，成名者不過數人，其無名之英雄，淪落不偶者蓋不知凡幾焉，然而矯誣亦甚矣。

後精忠傳 以孟琪爲主人翁，程度與岳傳相似，而稍有新意。

采石戰記 書中雖以叙虞允文戰功爲主，而多記完顏亮穢亂事，直海陵之外史耳。

雪窖冰天錄 卽阿計替南渡錄而變爲章回小說。然著者熟於宋人稗史，其增益者頗有所依據。

賈平章外傳 其叙述間靜，卽爲紅梅閣傳奇所本。襄樊城守數回，涉及神怪，殊覺無謂。

雙忠記 以張順張貴爲主人翁，雖寥寥短簡，尙能傳二張忠勇之神。

楚材晉用記 以譚峭爲仙人，而張元吳叩馬書生施宜生張宏範等，皆出其門下，作者之用意，蓋不勝其沈痛也。

大元龍興記 鋪揚蒙古功德，誠靦然無恥。然崇拜番僧回將，虜醜畢陳，而侈述元之發祥，較蒼猿白鹿尤覺可笑，亦可謂不善獻媚者矣。

庚申君外傳 大半採演撲兒傳，加以裝點，無甚歷史小說價值，然宮禁秘事，多有所本。

奇男子傳 元末羣盜，史多不詳，此書足補其闕。惟以常開平與擴廓爲伍胥申胥變相，未免擬不於倫。

英烈傳 一稱雲合奇蹤。相傳爲郭勛覬覦襲爵，使人爲此書以張其祖功。書甚惡劣，尙不能出東西漢演義上，而託名天池，抑何可笑。

真英烈傳 似因反對前書而作。開國諸將中，于郭英多所痛詆而盛述傅友德胡德濟（卽平話中之王子）邵榮（卽平話中之蔣忠）功業。平川之役，特表萬勝，而所謂飛天將鐵甲將者，亦多有來歷，勝前書多矣（今日說平話者，當卽以此爲藍本）。又此書中謂沐黔國爲高后私生子，而懿文與永樂則皆畜養于中宮者。永樂爲庚申君遺腹，其母甕妃，藍玉北征時俘獲，太祖納諸宮中，而玉曾染指焉。故玉之禍，不僅爲長樂之功狗，且因於長信之奇貨也。以上散見於明人野

史中；而甕妃一事，張岱陶菴夢憶劉獻廷廣陽雜記中皆載之，未必盡委巷之談也。

女仙外史 青州唐賽兒之亂，奉惠帝年號，而石匱奇書（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原本）中，更盛述賽兒奇跡，即是書所本也。作者江南呂某，書中軍師呂律，即作者自命。國初王士禛劉廷璣輩，皆詫為說部中之奇作。平心論之，其言魔仙佛並稱三教，理想殊奇特；而即以成祖參酷刑法，對待一輩靖難功臣，請君入甕，痛快無似。至全書結構，則仍未脫四大奇書之窠臼也。

西洋記 記鄭和出使海外事。國土方物，尚不謬於史乘，而仙佛鬼怪，隨手扭捏，較封神榜西游記尤荒唐矣。近時碩儒有推崇此書而引以考據者，毋亦好奇之過歟？

魚服記 惠帝遯荒一事，千古疑案。此書事蹟，作者謂得諸程濟後人，殆與今日親見福爾摩斯之子而得聞奇案者同一可笑（作者為本朝人而言遇程濟子）。惟

所記山川方物，頗有可觀，而組織處亦見苦心。

鷓鴣記 其體格頗特別，似分非分，似連非連。（章回小說有兩體，平常皆以一人一事聯絡，而中分回目。若今古奇觀貪歡報國色天香之類，皆一事爲一回。）此書自高煦稱兵以及寅鐔宸濠而至靖江王爲止，或數回叙一事，或一回叙數事，雖事有詳略，不能勻稱，然亦見其力量之弱矣。

太妃北征錄 此書余未見首尾，約有百餘回，筆意頗恣肆。太妃不知指何人，蓋合周天后遼蕭后爲一人者。而清唐國招親一段，尤極怪異。

正統傳 大約係石亨曹吉祥之黨徒所爲。書中于忠肅爲元凶大愆，可謂喪心病狂。然明人小說，以私怨背公理，是其積習；惟此書與承運傳（亦記靖難事者，痛詆方鍊景鐵諸公，不留餘地），顛倒是非爲尤甚耳。若以張江陵爲巨奸，楊武陵爲大忠者，固數見不鮮矣。

野叟曝言 作者江陰夏某（名二銘，著有種玉堂集，亦多偏駁。此書原缺數回，

不知何人補全，先後詞氣多不貫），文白即其自命，蓋析夏字爲姓名也。康熙中，當道諸公爭尙程朱學說而排斥陸王，作者曾從某相國講學，故雅意迎合，書中所謂時太師者雖若影射彭時，實指某相國也。其平生至友爲王某徐某，則所謂匡無外余雙人者是也。同邑仇家周某，則所謂吳天門者是也。夫小說雖無所不包，然終須天然湊合，方有情趣。若此書之忽而講學，忽而說經，忽而談兵論文，忽而誨淫語怪，語錄不成語錄，史論不成史論，經解不成經解，詩話不成詩話，小說不成小說，雜事秘辛與昌黎原道同編，香奩妝品與廟堂禮器並設，陽阿激楚與雲門咸池共奏，豈不可厭？且作文最患其盡，小說兼文學美術兩性質，更不宜盡；而作者乃以盡之一字爲其唯一之妙訣，真別有肺腸也。其竭力貢獻尊王法聖之奴隸性，以取媚於權要者，固無足深論矣。

萃忠錄 表揚于忠肅諸公大節，與正統傳正相反。然筆下枯槁無味，視盲詞中再造天，直一邱之貉耳。

玉蟾記 亦似爲奪門案中諸忠吐氣，然庸劣特甚。

武皇西巡記 作者署名江南舊吏。觀其序言，大約乾隆中官江南，因供應巡幸不善而被議者，故作此以指斥。詞采頗豐蔚，所敘事實亦似得之躬歷，非叔孫通編叢所習之強作解事者比。

豹房秘史 妖豔在隋煬豔史上。唯豔史皆有所依據，而此書則多憑空結撰，猶金瓶梅之借水滸武松傳中一事而發抒其胸中怨毒耳。

偉人傳 以徐武功韓襄毅王新建王威甯四人爲主，蓋小說中之合傳體也。然事迹多不經，全乖於本傳。又四人功業雖可頡頏，而以人格論，則不免老子韓非之誦。

明人小說，以序述武宗荒晏，宸濠舉兵，及江浙倭亂，嚴氏奸惡者爲最夥，然多無甚價值，故不備列。

金齒餘生錄 署名爲用修自著，然未必真出其手，因詞氣多不類也。敘述議大禮

事，亦多與史矛盾，唯記苗族風尚，頗瑰異可觀。

驂鸞錄 叙世宗崇道事。蓋周穆漢武內外傳之流。唯書中李福建陶仲文藍道行，皆實有其人，事蹟則出之裝點耳。

青詞宰相傳 夏貴溪亦佞幸一流，人格在張孚敬下，幸爲嚴氏所傾陷，死非其罪，故世多惜之；又得鳴鳳記等爲之極力推崇，儼然蹇蹇老臣矣。此書則極力醜詆之，無異章惇蔡京，又未免太過。揚之則登天，抑之則置淵，文人之筆鋒，誠可畏哉！小說，猶其小焉者也。

綠野仙踪 蓋神怪小說而點綴以歷史者也。其叙神仙之變化飛升，多未經人道語；而以大盜、市僧，浪子，猿，狐爲道器，其憤尤深。燒丹一節，雖以唐小說中杜子春傳爲藍本，而能別出機杼，且合之近日催眠學家所實驗者，固確有此理，非若女仙外史之好強作解事而實毫無根據者比也。唯平倭一節，詆胡梅林不留餘地，不知何意？梅林將業，雖不足觀，然功過尙足相掩，在當時節鎮

中，不可謂非佼佼者，正未容一筆抹煞也。相如江陵，將如梅林，而明人小說中每痛毀之，蓋必別有不同意於當時社會者在焉。

東樓穢史，筆力恣肆，尤出金瓶梅上，所不及金瓶梅者，彼洋洋百餘回，全叙家人瑣屑，不涉門外事，而此則國政，兵務，神仙，鬼怪，參雜其間，不及五十回，已成強弩之末矣。

大紅袍，筆頗整飭，非今日坊間通行之本，而一傳一不傳，殊覺可怪。我國章回小說界中，每一書出，輒有真贋兩本，如此書及隋唐演義與說唐是也。然真而雅者，每乏賞音，贋而俗者，易投時好；一小說也，而其遭際如此，亦可以覘我國民之程度矣。尙有所謂福壽大紅袍者，盲詞也，蓋就贋本更翻者，則其庸惡陋劣，無待言矣。

檮杌閒評，魏忠賢之外史也，亦有奇偉可喜處。唯以傅應星爲忠賢所生，且極口推崇之，不知其命意所在。今坊間翻刻，易其名曰明珠緣。

護國錄 書中所謂張閣老朱國公者，不知指何人。叙三案事，尙未全失實，唯頗不滿意于沈四明及王之案；而文致鄭國泰，視爲梁冀一流，雖下流所歸，而不知鄭之庸劣，實不足以當之。欲甚其罪，而反重其身價，世間事往往有此。

賣遼東傳 曾見傳鈔殘本，雖多落窠臼，而頗多逸聞。惟馮布政父子奔逃一回，卽涿州與東林構怨之一原因者，則闕之矣。

瑤華傳 平空構一福藩女爲主，亦能別出手眼者。雖荒誕穢褻，不可究詰，然較之隔簾花影綺樓重夢等蠅矢污壁者，侷乎遠矣。

甲申痛史 書中以懷宗爲成祖後身，流寇則靖難諸臣轉世報讎者。其荒逸無稽，與續水滸之宋江爲楊么，盧俊義爲王魔，及三分夢之韓彭英布轉世爲昭烈操權者，如出一轍。此固小說家之陋習，而亦可見我國民因果報應之說，中于心者深也。（成祖轉生爲懷宗之說，霜猿集等亦載之，而以流寇爲胡藍案中人，則西堂樂府亦有此類怪談，彼稗官家，固無足責也。）

陸沈紀事。自薩爾滸之戰起至睿忠親王入關止。其事蹟皆魏源開國龍興紀所不及知者。雖多道路流傳語，而作者見聞較近，且無忌諱，亦不能盡指爲齊東語也。書中於遼東李氏佟氏逸事，特多鋪張；而九蓮菩薩會文殊一回，稽之禮親王嘯亭雜錄，亦非全出傳會也。

鐵冠圖。此書共有三本。今所通行之新史奇觀，卽其中之一，而亦不完全，蓋因有所觸忌而竄改也。其一則全言因果報應，與甲申痛史大致相同。其一以毛文龍爲主人翁，吳耿孔尙皆其偏裨（耿孔尙確係文龍養孫），而以洪遼陽爲出毛門下，因至長白山，擬師邊大綬故智，爲神所呵，遂知天命有在，幡然歸順（此事於明人野史中亦曾見之。蓋顧亭林逸事），殊極荒謬。唯五龍會一節（五龍蓋謂世祖明懷宗唐王及關獻皆逃禪，就一師受記），尙有所本，今說評話者，似卽據此爲藍本。

海角遺編。記常熟嚴斌等舉兵事。原本有四卷，後附題贊書中諸人詩一卷，今傳

鈔者，僅有首二卷也。

江陰城守記 卽荆駝逸史中之一種，而易爲通俗小說。書中四王八將，皆有姓氏，而稽之別種紀載，幾若亡是公。且國初王之陣亡者，僅有尼堪與孔有德，事在滇粵，不在江陰也。大約所謂王者，係軍中綽號，如流寇中混世王小秦王之類耳，非封爵也。又當鼎革時，草澤之投誠者，每要求高爵，或權宜假借，以戢反側，雖未經奏請，而相呼以自貴，亦未可知。蘇郡之變，有所謂八大王者，亦其倫也。

殷頑志 專記大嵐山朱三太子一念和尚等之變，而於各處舉義旗者多不及，名殊未稱。聞尙有沙溪妖亂志一書，亦記朱三一念事，余未之見也。

鯨鯢錄 此書搜羅頗廣，自魯監國，越中水師及閩之鄭氏，太湖之吳易黃蜚等義兵，而羣盜如赤脚張三等亦附列焉。惟滿家峒伏莽，地占平原，而謂有隧道可通萊州入海，則真齊東之語矣。投筆集中有所謂阮姑娘者，當卽此書中阮進之

妹，飛龍飛蛟，不知誰屬。

臺灣外紀 此延平別傳也。從飛黃雄埋以至克塽輿櫬，首尾數十年事迹甚詳備。

作者見聞較近，當有所根據，惟叙次散漫，多近乎斷爛朝報，不甚合章回小說體裁焉。

前後十叛王記 國初武略，世多侈言前後三藩，而此書獨稱十王。蓋於宏光隆武永歷之外，加入魯王及李定國孫可望爲前六王，而以孫延齡爲孔有德婿，更其姓爲孔延齡，而附于吳尙耿爲後四王。然明之三藩，不可云叛，而孫李人格，絕然相反，又豈可並列，亦好奇之過也。然書中所記張勇激變，王輔臣傅宏烈僞降，及射獵殺孫可望事，皆與劉獻廷廣陽雜記所載相合，亦非漫無根據者。昆舍耶小劫記 記朱一貴之亂也。一貴本明裔（見日本人朱一貴事），所謂鴨母，其實龍孫也。惟一貴驟起驟滅，蕩平不過旬月，書中時間，未免延長。又以杜君英爲鄭忠英，指爲克塽之後，不知何本。

平臺記 事迹與前書略同。惟詞意多鄙倍，藍鼎元平臺紀略序中所指，當卽是書。

年大將軍平西記 脫胎於

而魄力遠遜之；然較征東平南諸書，則

個乎遠矣。惟合金山青海爲一書，又以噶爾丹策妄布坦拉爲羅卜藏丹津將帥，及以哈敦爲阿奴名，本朝人演本朝事，而顛倒紕繆至此，殊令人齒冷。我鄉徐太史兆暉素推重是書，大約因書中神怪各節，所謂陣圖法寶者皆有寓意而偏嗜之，然不免好奇之過也。

蟬史。此小說中之協律郎詩，魁紀公文也。書中主人甘鼎，蓋指傅鼎，傅之材力，在明韓襄毅王威寧右，而未竟其用，舉世悼惜，故好事者撰爲是書，以同時一切戰績，歸傅一身，致崇拜之意。但懼干忌諱，故出之以廋詞隱語，飾之以牛鬼蛇神，以炫閱者之耳目。但細考之，書中人物事跡，仍歷歷顯露（如石玉之爲琅玕，余舜佐之爲李侍堯，斛斯貴之爲福康安，賀蘭觀之爲海蘭察，龍

木蘭之爲龍么妹，木宏綱之爲柴大紀，梅颯采嚴多稼之爲林爽文莊大田。其餘若羣網鷺鷥二城，則諸羅鳳山也。青黃黑赤白五苗，則九股十三姓諸種也。五斗米賊，則川陝各號之白蓮教匪也。當時朝議甚惜齊王氏之才，有欲撫之使平苗自贖者，故尊之爲鎖骨菩薩，別樹一幟，不混於五斗米賊中。陳文述曾令常熟，爲諸名士所推服，所謂都毛子者，殆卽其人也。餘不備述。雖章回小說乎，而有如莊列者，有如竹書路史者，有如易林太玄者，有如山海岳瀆神異經者，有如雜事祕辛飛燕外傳周秦行記者。蓋奄有水滸記西遊記金瓶梅諸特色，而無一語襲其窠臼，雖好用詞藻，及侈陳五行禮祥，而乏真情逸致，然不可謂非奇作也。小說界中之富於特別思想者，除西遊補外，無能逮者，但不便於通俗耳。按此書筆意，頗與說部中瑣瑁雜記（一名六合內外瑣言）相似，但彼係散篇，此爲長本，勞逸難易固不同也。乾嘉中文字，能爲此狡獪伎倆者，惟舒位王曇，究不知誰作也。（或卽舒位所作。蓋舒參戎幕時，曾與龍么妹有情

慄，其贈詩所謂上馬一雙金齒屐，乘鸞十八玉腰奴者是也。書中盛述木蘭神通，若有味乎其言之，當非無故。而所謂桑蛸生者，意即作者自指焉。）

鼎盛萬年清 此書有真贋二本。真本事迹與南巡紀事相出入，尙有稗乘價值。今坊間所發行者，蓋贋本也，三四集下，尤惡劣萬狀，則贋之贋者也。（古今僞書極多，心勞日拙，已覺無謂。而章回小說之下乘者，亦復襲其風氣（如此書及說唐大紅袍鐵冠圖之類），是可見人心之日下，挾葉公之好者日多，而馮贗楊慎等作俑之流極無已焉。）

吾國小說，具歷史性質者，正指不勝屈。而鄙人見聞淺狹，且記憶力日減退，有志其書名而事迹不能追省者，亦有事迹了然而忘其書名者，隨手掇拾，挂一漏萬。海內博雅君子見之，寧無遼豕之誚？

（新世說二）乾隆時小說盛行，其言之雅馴者，言情之作則莫如曹雪芹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精妙，神與物游，有將

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曹名未詳，江南上元人。吳名敬梓，安徽全椒人。）

引用書目

鄒穆聽雨紀談一卷

郎瑛七修類稿五十一卷續稿七卷

高儒百川書志二十卷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二十六卷

王圻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

周弘祖古今書刻二卷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十八卷

沈德符野獲編三十卷補遺四卷

謝肇淛五雜俎十六卷

天啓淮安府志二十四卷

徐樹丕識小錄四卷

以上明人著作

周亮工因樹書屋書影十卷

康熙淮安府志十三卷

王暉今世說八卷

鈕琇觚賸八卷續編四卷

王士禎居易錄三十四卷

香祖筆記十二卷

古夫于亭雜錄六卷

朱彝尊明詩綜一百卷

錢曾也是園書目十卷

洪亮吉玉麈集二卷 北江詩話二卷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三卷

袁枚隨園詩話十六卷

桂馥晚學集八卷

金捧聞客窗偶筆四卷二筆一卷

錢大昕十駕齋新錄二十卷

翟灝通俗編三十八卷

焦循劇說六卷

師範習園藏稿鶚亭詩話合序

之江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八卷

沈濤交翠軒筆記四卷

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八卷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六十卷二編六十四卷

楊懋建夢華瑣簿一卷

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四卷

梁章鉅浪跡叢談十卷續談八卷 歸田瑣記八卷

丁晏石亭記事續編一卷

俞正燮癸已存稿十五卷

梁拱辰勸戒近錄續錄三錄四錄各六卷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八卷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

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一卷

陸以湑冷廬雜識八卷

倪鴻桐陰清話八卷

焦東周生揚州夢四卷

葉廷琯吹網錄六卷

王侃江州筆談二卷

同治山陽縣志二十一卷

嚴元照蕙榜雜記一卷

吳玉搢山陽志遺四卷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

采蘅子蟲鳴漫錄二卷

光緒江陰縣志三十卷

光緒嘉興府志八十八卷

昭槿嘯亭雜錄十卷續錄三卷

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十六卷

光緒淮安府志四十卷

俞樾春在堂隨筆十卷 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續鈔二十五卷三鈔二十九卷 九九

消夏錄十四卷

鄒弢三借廬筆談十二卷

金武祥粟香隨筆至五筆各八卷 江陰藝文志一卷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十卷

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八卷

以上清人著作

周桂笙新菴筆記四卷

吳沃堯我佛山人筆記四卷

小說小話

易宗夔新世說八卷

小 說 舊 聞 鈔

實 價 四 角 五 分



上海新開路仁濟里一七〇五號

北新書局發行

(不許翻印)